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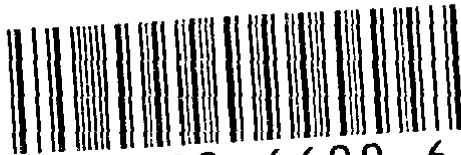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三編

言情小說

三字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600 6

洋裝
一册

通俗新尺牘

定價
八角

-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
- 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
- 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
- 爲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
- 可爲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
- 本計其特色有七
- 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
-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
- 識
-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
- 語
-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
- 詞各異男女應用均稱利便
-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
- 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
- 便檢查
- 七精印小本一厚册并附郵政
- 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
- 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正訂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册 附詳解一册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正訂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册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爲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三字獄

第一章

去英京倫敦郊廂數里。荒野合沓。屋舍錯落。有謀脫別墅焉。其傍屋數椽。某年英人愛立司葛斯二人居之。二人本總角交。事無不相與言。甚契。愛立司業醫。遂其術。懸壺有年。名頗出閭里。葛斯爲書記員。執筆於某報館及某裁判所。爲人機警。有智略。能斷。非愛立司所可及。然二人食力歲入。皆足自贍也。一日晚食。二人共案。葛察愛若有不豫色。然謂曰。子今者有何所感而不樂也。愛不即答。葛曰。吾能治子之疾。曷告余。子豈見夫雉之飛而有懟於鰥之寂耶。吾當爲子謀之。愛醫生啞然失笑曰。有是哉。子之言乎。子且不知僕病之所在。安能言治。僕曷爲若是。僕所慮者。日來門可張羅。而余宿儲無多。苟延之二旬。不將索余於枯魚之肆乎。余又安能按戶問人疾苦哉。葛曰。不仁哉子也。天旣陰陽調順。灾癘不生。乃生民之幸福。子願僅爲一身計耶。今適無病者耳。有則舍子焉。往愛曰。初余賃居去克費。

近村鎮名倫敦

期望甚殷。以其地

去倫敦伊邇。倫敦人頗善治生。嬰疾者寡。今徙此。豈知亦罕過問。葛曰。然則數日以來。子竟未睹一病者耶。愛曰。然。惟見比鄰麥格司登。邪氣外襲。死期不遠耳。蓋麥卽居謀脫別墅。與愛立司雖未晉接。以彼此時赴倫敦。於火車站遇之。麥爲人性烈。耽酒色。而又嗜博。愛未經執手。切脈。其言直於望色。辨之。葛曰。子旣知其病之至。奚爲不告戒之。曰。彼性暴烈。余與彼素昧平生。豈可冒昧言未畢。而寓主婦俾司克入。二人遜坐。俾固中年未老徐娘。好修飾。能言語。而忼爽不迫。二人屋貲時或愆期。能緩容之。以故二人樂與周旋。俾尤重愛立司。爲之榜於門。若以名醫主其家。甚榮幸者。其視葛斯則少差。適聞二人論麥格司登。遂僂言曰。異哉。先生所言之人。妾亦耳熟。能詳也。君等言及彼。妾不覺猶爲毛戴。二人夙稔寓主婦懸河之口。無已時。不恆啓其緘。今見其言有異。愛立司移坐。就叩毛戴之故。俾曰。麥格司登有一婦。葛曰。有婦人情耳。曷足異。曰。毋僂。待妾述之。其婦性悍。二人賃居此間。纔數月。時聞其反目。角口聲。某夕有少年遞電書。婦突出。匕首擬之。蓋疑爲匪人也。少年白其故。乃免。夫一

婦人而以匕首擬人其悍可知雖然亦不可過責此婦麥格司登暮出宵分始歸居鄰僻野未免有伏莽之虞閨中膽怯以此自衛固亦有之愛曰麥君有婢僕乎曰家徒四壁立衣食時慮不給遑論婢僕麥之宵征殊祕度日資不知所從來其婦遇人不淑實可憫語至此忽聞門鈴捫聲甚急俾卽出問知爲求醫者及客入室咄咄一婦人也二八苕華是好女子而蓬其首葛愛皆相顧錯愕少婦喘息曰醫生何在愛曰余即是也少婦迫促欲言而格格不能發聲有頃曰妾夫……妾夫死矣乃被謀殺死者皆驚曰爲人謀殺乎曰然愛醫生問汝夫爲誰曰麥格司登……麥格司登……請先生速至妾家一視

第二章

愛立司與葛斯聞少婦之言驚詫不語少婦執愛醫生之手言曰妾夫性命已殆望先生屈駕愛曰夫人言已殺死余安能治往亦無益此事須報警察署少婦聞之色變搖其首曰不須……不須……警察何爲者警察豈能生死人而肉白骨耶葛斯

聞其言。心頗懷疑。曰。汝夫爲人殺死。人命重大。自有國法。汝何不欲報警察。獲仇人而甘心。此凶人爲誰。少婦低首。有間曰。妾不知。今夕妾夫外出。令妾守門。云須宵分始歸。及鐘點指十一下。忽聞呼號聲。甚厲異之。乃出戶。似在外園呻吟。尋聲而往。見一人臥草際。非他。卽妾夫也。背間血濺。已不能言。約十秒時。氣絕。故急求先生。一視能救活否。葛曰。今夕無星月。黑暗不辨。安知是汝夫。少婦略頓曰。妾執燭以出。識之。寓主婦俾司克曰。外間風狂甚。恐燭火閃滅。夫人視不了了耳。隨復問曰。聞夫人有一匕首在乎。少婦曰。所問甚異。殊難索解。曰。非他。卽夫人曩所持以懼遞電書者。少婦神色自若。曰。妾無此物。益不解所言。旣而勃然自忖。已豈有疑於人。曉曉奚爲。遂謂葛斯曰。敢勞先生代告警察。妾須偕愛先生一視也。愛醫生因戴冠攜具。隨少婦出。葛與俾對坐不語。而內懷皆存猜測。謂此少婦諱匿匕首。飾言燭視。觀其神情。大啟疑竇。俾曰。愛醫生令此婦報告警察。彼聞之。若甚驚恐。凶徒非他。葛斯搔首曰。然……或者……非歟……旣殺其夫。何復來此求醫。以彰其迹。俾搖首殊不爲然。曰。

君閱世猶淺。人情險詭。詐故有施。此手段使人不疑者。麥夫人之悍。此事固難言之。葛曰。今姑勿論。且告警察署。曰。善速行視。警察馳驗若何。歸以顛末告余。余想麥格司登之死。必爲此婦之匕首所殺無疑也。葛斯出門。道路已絕。無人跡。濛濛細雨。風勢轉緊。葛平時往來。丟克費警察署。故與警察長亦相識。斯時得此意外凶耗。夙夜前來。警察長頗訝之。見其有驚狀。曰。葛君有何事。恐怖乃爾。曰。咄咄怪事。予比鄰謀脫別墅。有被戕而死者。其妻至予家求醫。予駭其情離奇。謂宜報警察緝凶。是以告警察長。曰。被殺者誰。曰。麥格司登。誰殺之。其妻知其人乎。曰。否。彼言頃聞呼聲。厲厲卽出視之。知其夫臥草地。創甚不能言。輾轉卽死。曰。然則果見有他人乎。曰。吾未之詢。今醫生正在彼檢驗。君宜速往。警察長紀來克遂披外衣戴冠。曰。此人竟死乎。能救治否。曰。不知。察其妻之言。似已氣絕。紀來克遂命一巡士與偕。隨葛行。風聲如吼。出通衢入狹巷。黑闇無人跡。至解不理路。屋宇多低陋。類窰人雜處。道路亦崎仄不平。不意倫敦繁華之區。乃有此荒陋景象。噫。他可知矣。通道旣盡。益難行。遙見屍

火兩三。紅綠琉璃函綴。蓋鐵道之路燈也。越瓦礫場。路左居屋櫛比。其末即謀脫別墅。三人既至其地。入門便爲圍。見燈火一星。趨之。則見少婦。手燈一手。護其琉璃罩。愛醫生在尸側。反覆審視。少婦見諸人來。驚曰。警察……警察……紀來克目炯炯。逼視之。則杏其臉。而桃其腮也。曰。然。予固警察。夫人母怖。隨問醫生。此人可救治乎。愛醫生指死者傷痕在肩之左下。鮮血凝結。曰。君來觀之。是已絕命。人身血肉之軀。安能經此鉅創。吾意揣之。其人傷後。不越十分鐘時。即死。少婦悲曰。吾夫死時。猶在吾手。警察長曰。爾夫曾告爾爲何人所戕乎。曰。未也。妾出視時。已不能言。警察長即取其手中之燈。徧地尋蹤。見路係碎石砌成。絕無足跡。惟血泊狼籍。灑射痕。不忍逼視。察畢。言曰。凶人必自後擊刺。死者被刺。猶能回身相扭。欲入小門。未果。即倒地。試觀血跡可知。即問少婦曰。有聲何若。使夫人出外。曰。呼號耳。妾在臥室靜坐。忽聞呼號聲。乃秉燭出戶。即遇此事。天乎。天乎。有何仇讎。而下此毒手耶。警察長問其時。夜幾時。答約十一句鐘。愛醫生曰。夫人至吾家。已十一句半矣。警察長曰。然則汝夫之

死。當在十一小時至三十分鐘之間。少婦曰。然。妾靜坐時。長短針均指十一小時未幾。卽聞呼號聲。警察長復將出入蹊徑。屋宇位置。周閱一過。曰。凶人既殺人。必暫匿園內。數分時。而後去。復問少婦曰。夫人聞呼號聲。卽出否。少婦猶豫半晌。曰。否……乍聞號聲。甚怖。不敢遽出。秉燭往。又爲風吹滅。反身再取。火約十分鐘。始至園。是以凶人已不知何往矣。言頃。愛醫生謂警察長曰。君意若何措置。曰。今已夜深。待明晨復之。少婦忽問曰。君意此一男子爲之乎。警察長異其言。答曰。非一男子。甯一女子耶。曰。非也。予亦不能意料。因乞移尸室中。免爲風露所侵。警察長首肯。令隨來巡士守護。少婦曰。如此更感惟妾。膽怯奈何。愛醫生曰。僕可留此相助。料量曰。是更善矣。於是諸人昇屍於室。少婦掌燈前引。屍置於牀。警察長偕葛斯出戶。遂歸室內。惟愛醫生、少婦及巡士三人。少頃。少婦倦甚。愛醫生曰。夫人受驚勞頓。盍少假寐。少婦不得已。從之。愛醫生與巡士回顧死者。髮澤可鑒。鬢鬢略有鬚。而面色轉白。如蠟製。檢取身部。其衣係夜服。頗新整。袋內金表、金練、手金、約指。此可知殺人者。非爲圖取賞。

財也。二人將其衣扣解除。忽袖間血淋。左臂肘腕之間。分明有字跡。似死者自以血書。愛醫生度此必有關要。錄其文於紙。謂巡士曰。汝知此何意乎。巡士舉死者右手視之。則其食指爪間。猶血殷未乾也。

第三章

明日。麥格司登之屍。昇諸丟克費警察署場地待驗。移時。驗尸官傳問人證。於是倫敦達市。徧傳其事。以爲疑案。各報採訪員皆至觀驗。葛斯亦與。各以手冊錄供詞。時聞謠傳。以爲麥格司登爲其妻謀殺凶器。乃一匕首。一如俾司克所猜疑。然葛斯則不謂然。且爲之剖辨。曰。渠果殺其夫。安肯復求醫治。胡不棄置道左。使他人發覺。而僞哀之。或埋之荒野。以泯其迹。豈有人未之知。而自揚者。此必不然。葛曰。愚哉子也。彼揚言其夫之死。而延子醫治。正可顯其陰謀也。智者作事。多有出於人情意料之外者。麥夫人亦智矣哉。曰。吾意與君不同。麥夫人犯罪。君見之乎。有何證據指實。果爾。則彼將化爲滴水。混入汪洋大海。以泯其跡。免爲偵探所跡。豈肯猶留於此。言頃。

葛斯袖出一新聞紙曰子試觀此報。可以互證。報內有新聞一條。載云。

篷街販畫商人愛格阿能麥格司登。昨日病歿。所遺財產頗富。得之可儕素封。昨夕又有名麥格司登者。深夜被人戕死。余意揣之。恐此被戕之麥格司登。卽病歿之畫商麥格司登之子也。其子不死。當承受其父遺產。今晚遭此不測。查畫商無他人。則其遺產當爲其媳承受矣。

葛斯曰。以冒險獲財。何遠遁爲愛立司。終不少動。曰。世之同名者多矣。安見二人之爲父子。即令果爲父子。彼寡婦安用殺夫以謀財。且財尙未入其夫之手也。葛曰。子言固亦有理。無如衆論猜測。皆反是。時觀者如堵牆。環立階下。頃之官陞座。麥夫人衣黑衣。形容憔悴。官問紀來克履勘之詞。甚驚訝。紀言不得一證據。可爲破案端倪。惟述其所見之屍及血跡情狀。且聞死者爲篷街畫商之子。父子相繼歿。不越數時。惟父係病死。子則遭此非命耳。愛謂葛曰。予言如何。警察長固無所疑於麥夫人已。而官召愛問之。愛言麥夫人要余醫。余隨往。見死者傷痕爲豐脊利刃。從左肺刺入。

其人必強有力者。不然豈能使厚韌之衣數襲。皆洞穿。陪審官問女子亦能勝此乎。曰。贅力方剛之婦。或亦能之。衆聞言。皆目注麥夫人。觀其強弱。俄聞官吏呼訊麥氏。婦麥夫人形如槁木。出矢言訴供。其聲甚低。供狀略曰。

妾勞拿麥格司登。幼業印刷。往年嫁愛格麥格司登。翁居篷街。爲販畫商人。見妾夫游蕩不事正業。逐之不與一錢。而妾姑臨終遺之多金。藉是度日。後偕妾至蒙得加羅。專事賭博。逗留八月。歸倫敦。因遠市屋值昂。故居謀脫別墅。亦無僕婦。妾摒去華妝。躬操井臼。足跡未嘗出中門。而妾夫性情剛愎。以貧乏故。恆歸罪於妾。雖時占反目。過後亦仍如故也。妾夫自居謀脫別墅後。未幾恆外出。問其何爲。未嘗告語。每出則衣夜服。宵分始歸。所居荒僻。妾獨守空閨。殊爲寒心。八月十六夜。深時。獨處閨中。候其歸。約十一小時。身倦欲假寐。因理髮以解睡魔。忽聞呼號聲。握髮出視。燃燭至中門。聞呻吟聲。火光閃爍之際。駭見妾夫臥地。血泊滿身。不能言。乃扶之起。以臂枕而撫之。遽絕。妾斯時手足無措。呼號無應。卽往比鄰醫生愛

立司家求治。嗚呼。竟不能活。不知妾夫。究爲何人所殺。伏乞緝凶。抵罪。

供畢。審官問曰。汝夫臥地。是何情狀。曰。仰臥。妾燭之。卽睹其面。曰。傷痕在背。何以知其受刺。曰。因見有血跡。以手挽之。背間血尙流出。染及吾指。是以知之。曰。汝夫有仇人乎。曰。不知。又問。平時交游若何。曰。自吾夫婦來此謀脫別墅。從無一人過訪。曰。然則彼與汝言談之際。當必知其有恩怨之人。曰。渠所言僅爲身家計。間亦及其父。他無所聞。曰。是日彼出門時。知其父死乎。曰。其時妾尙不知彼亦未與妾言。想亦未知耳。妾翁凶聞。若非警察長言。妾猶在夢中。曰。是日有郵書與彼否。曰。未有。彼與世人似隔絕。數月以來。未見有人通訊者。惟覽日報。乃知世事。曰。汝觀彼性情。爲有怨恨所致乎。曰。想當如是。曰。彼好飲乎。曰。甚好飲。勃蘭地爲其莫逆交。而無酒德。醉輒咆哮。可怖。妾見其醉。恆避之。曰。彼以殘暴不仁待爾耶。曰。否。惟言語衝突而已。其他野蠻手段。則無之。然則汝與夫之愛情若何。曰。妾初嫁時。甚相得。閨房式好。無尤。邇因困於境遇。至有交謫。然妾恆安命順受。上帝鑒臨。敢萌他念。曰。人言汝曾以匕首懼

一寄書人有之乎。曰有之。因昏暮荒郊。斯人突至。適余在廚切蔬果作食。遂持刃出。後其人遞書自明。卽去。傳者訛言。遂以余爲凶悍也。曰然則汝常以匕首自衛乎。曰然。居舍荒僻。宵小生心。余一女子。深夜守門。能無賴。此問郵書與誰。曰與妾夫。問何人所寄。曰不知。妾夫展視。亦未告予。問死者臂腕血書。汝知之乎。曰愛醫生嘗示我。然終不解。妾夫呻吟不能言。未幾卽氣絕。故未告予爲何人所殺。審官問至此。無他。可訊。遂以此案爲無名凶殺案。且待覓有證據再訊。

第四章

丟克費警察署。將此殺案布告緝兇。大爲世人注目。以爲數十年未有是事矣。而各新聞紙。又咸載其事。以故通國皆知。越九日。仍不得要領。延至二星期。亦然。初人尙冀望破案。後漸漸淡忘。卽丟克費人。亦不措意。麥夫人將麥格司登之尸。壆埋。仍居謀脫別墅。於是愛立司造訪麥夫人。以言餌之。曰夫人之無罪。余固知之。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人言奚足恤哉。聽之而已。麥夫人泣然曰。惟苦妾耳。旣無親戚。又乏友朋。

子然一身誰與依賴。乃人不諒妾之苦衷。橫以惡名相加。天乎何若是其厄。予耶。愛醫生曰。夫人何憂無依賴。世間豪俠所在。有之僕雖不敏。頗以扶人困厄。自勉顧人之視余何若耳。麥夫人聞之。凝睇不語。半晌乃言曰。君心地待妾甚厚。妾知之誠得與君爲友。甚善已。而寂然乃復略敘家人語。而不及此案一字。閱數十秒時。愛醫生辭出。繇是一縷情絲爲之縮住。三生愛醫生之護惜。麥夫人備至私念。若得兩三星期中。往來相稔。當有佳境。且爲之冥想其容貌態度。不覺直墮十八層銷魂獄。而不能出。爲情慾之奴隸。而不能贖。然麥夫人嫠也。其夫死於非命。人言嘖嘖。名譽攸關。愛醫生雖知身冒不韙之嫌。以愛故迷戀其色。罔顧其他。中心一片熱血。祇自祕之。雖知己如葛斯。亦不以告愛。既歸寓。夕餐與葛斯縱談。葛問曰。今日子出門診病耶。曰。然。乃一女子。以予曾驗視其夫之死。故邀予晤談耳。葛曰。異哉。所談云何。曰。彼祈余拯其性命。彼之處境。既貧又子然無親。故噫使人惻然。有間葛謂愛曰。子所早夜以思者。吾知之矣。一欲富。二欲名譽。三欲佳婦。其當意否。愛醫生驟然笑曰。佳婦乎。

君焉知之。曰：子獨處無耦，豈甘鰥老無當意耳。有則必以是爲先務之急。惟願子勿納寡婦愛訝。曰：嘻，何謂寡婦？曰：即其夫被人謀殺者。曰：麥格司登夫人耶？君安知余之愛彼，言必於倫。吾惑滋甚。閱數十秒時，二人不言。愛醫生手又腰際，繞室踱行。已而言曰：斯事誠有之。然僅作此想，尙未形諸口也。君觀此事，云何？曰：此大不祥。徒自苦曰：何故？曰：智者自知之。麥夫人性情乖張，恐子亦不知其底蘊。似余，人言麥寡婦將嫁子，已藉藉矣。曰：此言何來？余固未求婚，或者與他人定情。然此語太唐突。余固可噉誓天。曰：葛曰：子何急也？他日自明。麥夫人天姿國色，固自不凡。人雖至愚，安肯以肉餌委地。愛醫生復坐，言曰：彼實無罪，今不能明，殊可惋惜。葛曰：吾思麥夫人之言，恐不情實。且其容色蒼皇，足以徵其內餒。彼云：手挽其夫，覺背間血流，誑語耳。是夜記否？彼來時，黑其衣而白其袖，豈有撫摩傷處而絕無血跡點汗者？吾細察之，彼衣袖甚潔，此大可疑。愛醫生曰：雖然，余有證據，可明其無罪。曰：證據乎？必獲兇人，乃可。彼於傷處已露情僞，其辭曲折，若爲掩飾者。然曰：彼何爲此一兇人？曰：彼於此案

顛末果一無所知。何爲謊言。死者臂上血書隱約三字。必兇人之名。以口不能言。故書告其妻。曰。君安知必告其妻。曰。以意度之。當然其妻若不解隱語。何爲作此。以示。曰。焉知不告他人。曰。麥格司登知其妻聞呼號聲。必出。必先見之。恐其人脫走。故以隱語相示。曰。麥夫人言其不識血書之意。果若何。曰。此正見其虛僞。欲掩飾罪人耳。曰。君何由知血跡。乃陰書兇人之名。曰。吾能讀之。昨日思索良久。始悟其中之意。遂向書案翻取二紙。皆有圖式。係八角形。葛斯因將其法解示。若者爲A字。若者爲B字。且言今依其血跡細觀。乃R U Z三字之隱語。按各國文字。無以R U Z三字拼爲一字之義。此三字殆卽殺麥格司登者之姓名之第一字。但R U或可作R U P E T或可作R U P O L P H而Z之一字。則不知其取義耳。愛醫生又問此外血跡爲何。曰。乃一蜥蜴形。二人相對愕然。初不能解。葛曰。吾乍見之。疑爲蛇形。以其有四足而尾長。則知所謂若非守宮卽蜥蜴者近之矣。愛曰。此果何意。曰。不知恐麥夫人知之。但必祕不肯告。曰。曷爲是。曰。殺麥格司登者或卽麥夫人之情人也。

第五章

愛、醫、生、情、懷、所、繫、獨、夜、挑、燈、寐、不、成、夢、口、銜、雪、茄、煙、盡、十、餘、枝、默、念、麥、夫、人、必、有、親、愛、之、意、中、人、私、訂、姻、好、如、葛、斯、所、揣、何、以、彼、矢、言、無、親、友、足、跡、未、嘗、出、門、戶、然、此、言、與、寓、主、婦、俾、司、克、告、余、符、合、余、思、俾、婦、居、此、久、其、人、無、異、偵、探、麥、夫、婦、行、止、渠、必、知、之、明、晨、當、爲、細、詢、及、明、晨、葛、斯、赴、弗、利、脫、街、愛、醫、生、乘、機、邀、俾、談、話、因、詢、麥、夫、人、居、此、有、人、訪、問、乎、曰、麥、夫、人、居、此、來、訪、者、固、少、然、正、在、妙、年、其、夫、遇、之、甚、暴、保、無、或、有、外、遇、余、不、敢、妄、言、惟、麥、格、司、登、之、死、竊、疑、爲、彼、所、殺、其、兇、器、明、明、爲、一、割、肉、匕、首、彼、以、爲、既、拋、棄、無、跡、可、尋、要、難、瞞、余、也、愛、醫、生、聞、之、甚、異、因、問、夫、人、何、以、知、其、故、曰、前、日、我、過、其、家、潛、心、細、察、前、所、持、以、懼、遞、書、人、之、匕、首、已、不、知、何、往、矣、曰、汝、見、麥、夫、人、耶、曰、然、前、晨、因、聞、渠、欲、遷、徙、故、至、其、家、藉、購、棄、物、而、此、物、獨、無、愛、醫、生、矍、然、曰、渠、欲、移、家、何、往、此、消、息、於、何、得、來、曰、此、不、過、余、之、假、託、入、室、之、詞、耳、其、時、麥、夫、人、適、在、厨、下、作、食、余、心、大、喜、以、爲、正、欲、探、其、厨、物、余、卽、至、厨、下、僞、以、聞、有、遷、喬、之、說、是、以、來、問

者渠曰。無有。妾居此。不欲遷。因詭言渴甚。欲飲。彼卽入內取茗。余於是徧索食。閣不
得匕首蹤影。此可知其非拋棄。卽密藏。不然。此物厨砧必需用之。何以獨無。曰。此亦
難言。容有他故。豈能卽爲證據。吾有一言問汝。連日無一人來探彼乎。曰。無。曰。恐汝
不之見耳。俾曰。此余實不知。言已。曰。余有事。不暇復談。乞恕我。遂出。愛醫生殊憤懣。
思爲麥夫人洗刷者。必視鄰里之意。向今我寓主婦之言。若是。此其疑懷。猶未破除。
將奈何。余所注意者。二事。一麥夫人居此。無一人探訪。一匕首何以不見。觀死者傷
痕。似係匕首所刺。意猶豫莫決。因復訪麥夫人。麥夫人出。迓歡然。謂曰。妾正欲作書
招君。不意惠然肯來。遂引至客舍。坐定。愛醫生問曰。夫人有何事。委問曰。妾惟君爲
良友。故就正耳。曰。甚善。僕不敏。亦甘爲夫人友。不知夫人欲與僕商權何事。麥夫人
面色頓白。曰。豈有他哉。卽殺案耳。愛醫生曰。吾不欲復聞此。夫人於此名譽殊損。若
能獲罪人。乃可。僕旣爲友。自當相助。一雪此恨。初麥夫人繞室散步。及聞其言。旋身
問愛曰。君誠妾之良友。無如恐難如願耳。曰。所貴乎朋友者。排難解紛。固應盡之義。

務安有坐視不救者外間謠傳夫人卽首犯不然卽與兇犯有瓜葛麥夫人驚曰有瓜葛乎妾實不知曰夫人旣視僕爲知交曷不明告何用掩飾曰異哉君有問妾必答何謂不明告愛曰然則夫人能自誓不知殺汝夫者爲誰乎麥曰妾已於公庭明誓尙不足信耶曰夫人之言是也惟夫人今似有疑於僕者曰妾何嘗疑君妾之推誠較君尤摯今未亡人如坐針氈前與君談尙未傾吐一二上帝監臨我之親愛良友望助妾也曰卿苟以情實語吾自必相助否則於何從事哉麥夫人見其桃腮含怒別饒疑一任君妾言已盡於此斯時愛醫生日不旁瞬直注麥夫人見其桃腮含怒別饒嫵媚不覺爲之心醉麥夫人又言曰斯事之明晨記有一人來訪其名刺曰立蔡倍興使女傭投進求見妾因隔宿受驚心緒惡劣厭於見客辭之彼臨去言須復來然至今未之見愛曰其人爲誰夫人知之耶曰妾未嘗見其面其名固聞之爲先夫之堂弟篷街麥格司登之猶子也想爲遺產來此吾甚悔未與晉接一談曰召之來亦易知彼居處否曰先夫在日曾言此堂弟爲律師在愛修蘭署供職妾翁篷街麥格

司登老人。出身微賤。倍興恆爲工。頗勤。與先夫有隙。翁逐子後。欲以姪爲嗣。想倍興之來此。或者翁臨終。有遺囑。悔其前之逐子。召我歸乎。抑或恐先夫之爭執財產。將有以處置也。不爾。則聞此惡耗。故來探訪。曰。此須獲見倍興。自知之。麥夫人曰。妾今思之。甚懼。必將大不利於妾。若因遺囑相告。是日未見。明日當復來。否亦必有書相貽。今皆不然。則此語爲妾意度之謬。恐彼直疑妾之殺夫。將用其佈置手段耳。愛曰。恐倍興不如是。無證據。安能妄指罪人。即使苟有是心。當時公庭供語。彼豈充耳不聞。何至今尙無計畫耶。曰。倍興心地險惡難測。恐妾之禍不遠矣。愛曰。夫人無慮。以實情語僕。當盡其絲力相助。麥夫人曰。先生屢謂妾有隱情。不知先生欲妾實告何事。曰。汝夫臂上血書。果何隱語耶。曰。妾實不知。曰。吾知之。欲聞之乎。曰。願聞。愛因謂曰。血書爲代表。RUZ三字之母。至蜥蜴血形。則不知其意。夫人能知RUZ三字之義乎。曰。不知。然則汝夫有友名。BES者乎。或其名減筆爲RUZ三字。曰。妾不聞之。然則爲蜥蜴形者。又何意。曰。亦不知。其陰識中。或有一二相似。可以猜測否。曰。不

「不日不日」麥夫人言之頗決。愛醫生亦深信不疑。然謂麥夫人於此事一無所知。則殊可訝。其時麥夫人形色殊慌張。愛醫生以愛故不之覺。頃之言曰：「僕之寓主婦欲見夫人。請示日期。此人乎。請勿復言。彼貌仁義而性蛇蝎。」欲搜吾證據。不得。不知余固無證據。適足彰吾之無辜耳。曰：「俾司克已有證據。夫人知之乎。言夫人以七首殺麥格司。登曰：冤哉。彼何所見而云然。」愛曰：「然則夫人之七首果何在。俾司克以不獲此物故疑之。謂必密藏他處。麥夫人聞之毫無懼色。曰：七首乎。先夫擲棄之久矣。先夫知妾以此自衛。恐反遭不測。故未事之前。星期擲棄園中。曰：今尙在否。曰：久已無之。蓋事後嘗徧搜蹤跡。若有此物。必見之。曰：死者傷痕。係一豐脊利刃。非七首而何。或者兇人拾得七首。遂以之殺麥格司。登耳。麥夫人不悅曰：七首之拋棄。惟吾夫婦二人知之。兇人何繇得知。愛曰：然則汝宜諱之。不然。卽汝殺人之證據矣。麥夫人啼曰：君亦以爲妾有罪耶。曰：否。不然。余以事理言之。免生枝節。曰：妾命懸於君手。君欲首余之罪。一任君。曰：吾不忍。吾愛卿。吾知卿無罪。」

第六章

麥夫人聞愛醫生語。頰其顏不語。移時乃曰。君愛妾耶。愛醫生執其手曰。然。曰。君何狂放。乃爾獨不爲妾計。曰。僕適所言皆出自衷。曰。誑耳。君識妾纔三星期。奈何遽言愛情。曰。迂哉。卿也。愛情之鍾。何問久暫。因感而發。雖乍遇之可也。故人有秋波一轉。嫣然一笑。遂締絲蘿者。況閱三星期。亦可覘其人之生平矣。麥夫人曰。如君所言。愛情之易恐。非出於至性真種。若君所爲於禮甚悖。曰。何悖禮。麥夫人沈思半晌。欲言又止。謂曰。子何愚。豈不知妾係新寡。且夫死非命。兇人漏網。實證未獲。事尙未可知。獨不畏人言乎。曰。然。僕之與卿。誠亦不自解。雖然。甯自縛於情絲矣。麥夫人曰。如此恐爲友亦不能久。君思之。豈有身冒不韙之寡婦。卽能作人新婦者。曰。吾爲將來計。不妨豫定耳。曰。若是則容後圖。今先務之急。惟求破獲兇人。妾蒙君義俠相助。方將感紉高誼。不圖蓄念若此。殊非妾所意料。妾之衷曲。請他日證之。恐今尙未能推誠相諒也。妾今欲訪倍輿。君能於三句鐘時來此乎。曰。卿有所需。謹當承命。曰。君爲妾

之良友。足以見君之誠。吾二人之好。誠非他人所能及。適間所言。幸勿復云。二人遂分手各去。愛醫生歸後。心中猶如小鹿之相撞。默念麥夫人不置。忽有一女子。姍姍來前。蓋就醫者。愛醫生診視既畢。視此女子出門。俄聞時鐘三鳴。遂急往麥夫人家。適遇麥夫人於路。踽踽獨行。遂低問曰。見倍興耶。曰。見之。頗有好消息。果如吾意。幸而中妾翁遺囑歸。吾夫受遺產。俄抵謀脫別墅。麥夫人延愛醫生入。坐定。愛醫生曰。尊翁遺囑歸。汝夫受遺產。今麥格司登已死。奈何。曰。此事幸有吾夫遺筆。在愛甚異之。曰。如何。汝夫知將死而豫爲之地。曰。待妾告君。一日吾夫婦在蒙得加羅。彼偶戲書一紙。令吾受其財產。且誌蒙得加羅地址。而簽名焉。然彼時吾夫婦家徒四壁。立安有財產。此語直閨中之戲謔。吾夫書此後。亦不知置於何處。今適逢其事。則此戲筆。詎知即可視爲遺囑矣。妾思此紙。昔雖戲言。今實有用。須搜得之。煩君助妾同搜。因啓一小書篋。愛見之。詫曰。此書篋破爛不堪。豈貯重要物品者。麥夫人曰。君知酒人情性乎。醉時。瞽亂。輒將時表指環金錢。隨手雜置。妾恆於此篋得貴重物品。今姑

試探。乃將其中各物。一一取出。檢視無有。麥夫人爽然若失。復曰。當於妾之臥室求之。請君於案頭亂書堆中。亦爲細細翻尋。愛曰。設不獲此紙。則財產將奈何。曰。妾有一善處之道。妾與倍興各得其半。曰。恐倍興不能如卿。奈何。曰。無慮。倍興爲人貪利。吾當以術籠之。麥夫人入房翻篋。愛醫生檢索書案。第見有藍黃其帙者。皆法國人所著小說家言。又有若干籍甚古。亦多記游之作。訖不得遺囑片紙。忽見素紙一束。展之。則音樂會報告也。其會名美立門。在蘇河之非勃街。愛醫生異之。意此間必有人爲侍者。不然此紙何來。按英俗音樂會治游之徒爲之使侍者司其報告麥格司登之外出。必以此復將報期一一詳核。則皆近三月內事。且每夕有之。無遺漏。因思麥夫人何以不知其故。殊難索解。遂復翻閱。得一小冊。曰。宇宙奇聞冊。面書有琴妮高登之名。且注其父他姆高登所貽。內有一葉。詳載世界都城名列作一表。及 Z 字部。愛醫生頓驚異。遞觀其後。見一蜥蜴形。益駭。細繹其義。畧曰。瑞堪尼士 *Nikania* 爲奧國大都會。產蜥蜴特異。因是著名。蓋蜥蜴與人呼爲瑞堪尼士也。愛醫生思與殺案不得其解。復檢他

書大都署他姆高登之名間有一二致其女琴妮及老雷者愛醫生思老雷爲麥夫人之名琴妮當卽麥夫人姊妹但往時未嘗言及最後得英人文豆所著小說一冊其面署有羅多夫姓瑞堪尼士名 *Rudolph Zei Kitz* 數字愛醫生驚曰 R U Z 三字其卽此代表乎吾知之矣已而麥夫人出色不豫曰遺囑徧尋不得奈何君有所獲否答曰亦無之然已知殺汝夫之爲何人矣麥夫人色戰兢問曰誰：誰：曰非他卽羅多夫瑞堪尼士也麥夫人遽色變大驚曰呀：遂不復言旣而愛醫生辭別麥夫人歸。

第七章

愛醫生歸後呆若木雞未幾葛斯亦歸見之驚曰子何色之黝而髮之卷耶曰然勿復言予心震甚殺案大不佳曰麥格司登兇人獲乎曰未也已知 R U Z 三字及蜥蜴之命意所在矣葛喜曰此獄能破天贊我也請詳語之曰此三字爲滅筆人名曰卽兇人乎曰是不可知要於此案必有關其人爲羅多夫瑞堪尼士葛曰異哉彼非

英。產。流。寓。此。耳。曰。固。與。人。其。名。取。義。於。彼。國。之。大。都。會。瑞。堪。尼。士。瑞。堪。尼。士。者。固。蜥。蜴。之。名。也。曰。子。何。由。知。之。愛。醫。生。遂。細。述。顛。末。且。言。麥。夫。人。聞。余。言。若。不。勝。其。驚。惶。失。措。者。予。甚。疑。之。頃。方。思。索。不。得。其。故。君。來。大。佳。請。度。之。葛。曰。予。之。前。言。中。矣。子。胡。不。吾。信。耶。吾。意。仍。謂。麥。夫。人。首。犯。瑞。堪。尼。士。乃。其。情。人。所。爲。必。不。軌。於。正。麥。夫。人。欲。爲。掩。護。故。箝。口。不。言。佯。爲。不。知。耳。曰。予。思。麥。夫。人。之。爲。人。必。不。作。此。淫。兇。之。事。此。中。必。有。他。故。曰。此。易。知。之。然。愛。醫。生。意。終。不。以。爲。然。頃。之。報。時。鐘。七。下。俾。主。婦。請。晚。食。愛。醫。生。食。不。能。嚙。而。葛。生。如。故。言。曰。前。俾。媪。言。麥。夫。人。居。此。客。無。詣。之。者。恐。或。不。然。彼。夫。婦。似。有。所。避。匿。想。於。昏。暮。出。見。人。不。之。知。耳。愛。曰。此。語。揣。測。奚。可。哉。曰。吾。言。切。理。甚。明。不。然。麥。夫。人。聞。瑞。堪。尼。士。之。名。曷。爲。驚。怵。不。已。且。麥。格。司。登。每。夕。所。往。與。音。樂。會。之。報。告。皆。不。以。實。告。君。其。居。心。何。等。乃。君。欲。強。作。解。人。屢。爲。借。箸。不。幾。令。彼。齒。冷。麥。夫。人。嘗。令。君。姑。置。此。乎。曰。然。彼。之。所。爲。殊。不。可。解。語。亦。支。離。無。味。吾。豈。爲。彼。所。愚。然。吾。終。信。之。葛。曰。汝。愛。之。耶。盲。甚。曰。哀。哉。吾。目。豈。遙。若。若。不。知。麥。夫。人。雖。不。能。語。

爲貞潔。然一弱女子。安能殺人。且卽不幸。竟冒兇惡。曷爲留滯於此。而不遠逃。深匿。耶。曰。此其所爲。欲受遺產。故也。曰。遺囑尙不可得。卽得。亦不知果出麥格司登之手。將若何。曰。彼婦之心。甚很。知其夫一時之言。後必悔之。故逼其夫。手書遺囑。後乃得與情人瑞堪尼士。擁贊同享。乘麥格司登赴音樂會。彼必與瑞堪尼士相晤。曰。美立門音樂會。在何許。曰。此會之設。距今不越二年。會長施去槐。乃德人。曰。麥格司登。何以每夕至彼。曰。或彼處有女子。爲其所親暱者。不則赴博耳。麥夫人嘗云。在蒙得加羅時。其夫好博。愛醫生曰。倫敦都市。安容若輩雜處。曰。然。施去槐音樂會中。實有此等賭館。隱納。愛醫生視其所佩時表。正指八句。曰。吾欲赴蘇河街一觀。藉探麥格司登與瑞堪尼士事蹟。彼施去槐者。當必知之。葛曰。善。僕願偕行。因議先計。葛謂當先於停車場訪之。瑞堪尼士如謀殺麥格司登後。欲急行。必雇馬車而逸。愛謂不如問諸火車站。曰。較遠。停車場與謀脫別墅相近。宜從此入。曰。御者安能任君一一詰之。曰。此無慮。祇問是夕十一句一刻至。二刻之雇車人耳。二人遂偕出。葛知愛醫生迷。

惑於麥夫人。因戒之曰。智者往往有一時之愚。君識麥夫人。方浹旬。安知其人之生。平行事。輒欲左右之。愛曰。彼實良善。余豈有所偏袒哉。大凡人之疑罪犯。或避嫌失入。或察證不實。天下冤獄。類此多矣。麥夫人之所爲。或因有妹。故隱忍出此。葛曰。彼有妹耶。曰。想當然耳。余因見其案頭書籍。有老雷及琴妮二女名。老雷爲麥夫人之名。二人並列。則琴妮當爲其妹。葛曰。渠之有無姊妹。姑不必論。要與此案無涉。愛卽無言。未幾。至停車場。徧詢圍人。不得要領。有一赭衣圍人言曰。恐燕克或知此事。渠強識。最能留心。使人招之來。燕克至。曰。謀脫別墅殺案之夕乎。雇車者。予亦不甚了了。十一至十二句鐘時。車輪輻輳。皆停於火車站。末次火車至。汝豈不在彼處耶。赭衣者曰。然。彼時予未見若。知若必就雇矣。燕克猛省曰。然。吾爲人驅車。至筆立看路。愛醫生曰。其人狀貌若何。曰。非男子。乃一女子。身短小。服飾光耀。有黑衫襲之。舉止類大家。愛願謂葛曰。異哉。此女胡爲乎來。其卽麥夫人乎。復問燕克。雇汝車何時。答曰。十一句半鐘。此女子初在路旁掩泣。若不勝其慘者。見予車。卽令駕至。筆立看路。

二人聞此言。大悅。復前行。葛謂愛曰。十一句半鐘時。正麥夫人來邀君之時。安得又有女子如麥格司登夫人耶。決無疑。愛曰。余意此女子非他人。即麥夫人之妹琴妮耳。葛亦不能分辨。相與揣測。二人頗爲嗟訝。

第八章

葛斯與愛立司二人。偕登火車。不轉瞬間。下車。步至蘇河街。愛醫生初聞燕克之言。以爲此雇車至筆立看者。必麥夫人之妹。葛則猶豫不信。謂麥夫人與愛旣稔。何以未嘗告之。愛曰。正爲此耳。故吾謂其爲親者諱也。葛曰。君疑殺人者琴妮乎。曰。以血跡觀之。兇人爲瑞堪尼士。然今尙不得其端。明日當詢諸麥夫人。曰。無益。彼焉肯實告。曰。麥夫人不識時機。則已。若知吾已探得隱情。必舉以相告。而求助。不則吾當徑詣筆立看路。親訪琴妮而詢之。未幾。二人至美立門音樂會。葛曰。此獄已三變。始疑麥夫人。繼疑奧國人。今乃疑及不知姓名之女子。旣至此。宜先訪瑞堪尼士。若獲證據。卽執之。愛曰。君誤矣。諒瑞堪尼士愚不若是。彼見新聞紙詳載死者臂上血痕。果

其於此案有關則已。鴻飛冥冥，不知所至矣。葛曰：姑試探之，必可獲一新證據。乃偕入由廊折行，欄壁間雕刻光怪陸離，令人目炫。既入內，則哀絲豪竹，正相迭奏。二人擇廳事之隅，有以文石爲案者，遂坐命酒。葛見會主施去槐，相與握手爲禮，并介見愛立司，施知其醫也，譽之爲見其友。加來脫加來脫，偉軀華服，既見愛醫生，卽謂曰：僕曾見先生所著醫書，源源本本，迥異常手，積懷欽佩。小女希達不幸失明，徧謁歐洲名醫不效，今幸邂逅乞先生臨存，遂遞名刺而別。刺角載所居地址，愛視之曰：彼所居正與丟克費鄰，奈何其女至瞽。葛曰：加來脫鍾愛其女，固無所不至也。愛曰：吾當盡心治之，不知其有效否。若能復明，吾名必大揚。俄聞歌聲清婉可聽，葛辨其音曰：此包來之歌，名伎也。愛曰：包來耶。渠昔嘗患足傷，吾在聖居得藥房，渠來就醫，吾治之，因識其人。葛曰：如此，可將君刺招之。愛曰：若輩賣笑生涯，吾不欲其相處。曰：君不省其故，自施去槐立音樂會，包來卽不時至此。此中情事最稔，麥格司登瑞堪尼士輩，彼皆相識，或可藉以探問。愛頓悟，急曰：非君言，幾誤。遂使人招之，包來令小使

造二人前。導至一處。電炬明如白晝。包來既相見。願謂愛曰。吾與君不意又遇於此。可謂天假之緣矣。因問近狀。又與葛周旋數語。二人曰。余輩聞卿妙音。不覺心醉。知卿在此。亟欲一見。包來曰。妾常於新聞紙見君等姓名。近來麥格司登命案如何矣。白。卿識麥格司登耶。曰。固識之。彼時麥君每夕必至此。迷戀一婦人。後遂妻之。曰。麥夫人歌伎耶。曰。非也。業印刷耳。其妹琴妮。恒在此售新聞報告。以故相稔。麥夫人味於識而訥於言。其嫁麥君也。琴妮嘗阻之。不聽。後果時相反目。曰。琴妮今在此乎。曰。琴妮已涉旬不至此。不知何往。葛曰。麥君之仇殺者果誰。汝有所聞否。包來曰。不知。絕無所聞。曰。此間有人名瑞堪尼士。汝知之耶。曰。渠頃當來。君欲見之。請少待。妾可爲子。毓愛葛二人相視。色變。包來曰。君欲探殺案消息。若渠是夜至。丟克費必能語君。愛急問曰。瑞君是夜至其處耶。曰。否。在此。琴妮則曾往焉。先是琴妮嘗告施去。槐欲省其姊。瑞堪尼士與琴妮善。亦擬至。丟克費因可偕歸。後因麥格司登大醉。不敢去。而琴妮獨往。言次。聞剝啄聲。包來曰。殆瑞堪尼士耶。遂起。啓門。

第九章

包來啟門見一人。軀幹偉大。衣夜服。襲裘。儀表甚俊。手杖以金箔裹首。望而知爲商人。然容色不舒。似其胸中重有縈結者。其人非他。卽瑞堪尼士是也。已而瑞堪尼士操英語謂包來曰。今日不意有客先我。願聞其名。包來指謂之曰。彼爲葛斯先生。此乃愛立司醫士也。瑞堪尼士聞之。若不勝驚異者。乃曰。愛先生非卽懸壺於丟克費者乎。胡爲而至此。愛遽曰。然。瑞堪尼士曰。君見吾友麥格司登之死乎。曰。其屍則見之。足下與彼友耶。曰。余與麥君至契。不幸渠死。非命。余甚悲之。噫。茫茫天壤。其仇未獲。此亦朋友之義務也。葛曰。瑞君度之。此兇人男子耶。瑞曰。予固疑男子。葛曰。恐有女子牽涉。正在絮話。而包來厭之。曰。休矣。妾倦欲去。謂瑞曰。君他日來深談也。又謂愛葛曰。先生有暇。枉顧。以破岑寂。三人遂辭出。瑞堪尼士擬分道去。葛固邀之。復至向所坐廳事之隅。皆坐。乃問瑞堪尼士何業。曰。予無所事事。向者好葉子戲。遂以博爲業。無何。施去槐。至見二人絮語。不樂。謂葛曰。有事。挽君乞偕往。葛首肯。已而施以

自語向瑞曰。如是則予等亦當去矣。邀愛。愛不肯。乃留而施葛二人去。瑞坐廳隅。其處安靜。而若跼蹐殊甚者。謂愛曰。請君隨予至一靜所。曰善。但慮葛至不見。奈何。曰無妨。可命酒傭轉語。不難尋至。乃登樓。愛內懷狐疑。度瑞必於殺案有關涉。或將認罪。故邀入密室耳。既登樓。瑞堪尼士闔其扉。坐定。以雪茄煙遞愛。愛託故辭不納。蓋以其爲博者之手。而又疑其殺人不祥。執甚不欲取諸其手也。既而愛一再探訊殺案。瑞曰。今遇君幸甚。否則亦將訪君一罄積愆。僕所欲言。匪特殺案尙有遺囑。與麥君從弟之事。愛曰。倍興耶。曰。然。彼苟以非禮遇吾妹。吾將惟力是視矣。愛驚問。君妹爲誰。曰。即麥夫人。君奚不知。妹嘗言與君友善。豈未嘗一道吾兄妹乎。愛益駭曰。君非此國之人乎。曰。予固與人實與麥夫人爲異父母兄妹。予之後母。卽麥夫人之生母也。曰。然則君有二妹耶。曰。然。一卽麥夫人。一爲琴妮。君何由知之。愛述包來所告曰。婢子多言。於是愛默念殺麥格司登者。爲麥夫人之情人。以血書觀之。似爲瑞堪尼士無疑。今知瑞與夫人爲兄妹。與麥何仇。奚爲下此毒手。思之不得其故。遂問

瑞曰。君導吾至此密室。有何要言。請速語。曰。吾妹恆言。君熱心相助。君不聞。吾妹壻嘗有遺囑耶。今麥格司登遺產。當歸吾妹。而吾妹壻從弟倍興。爲人叵測。恐有爭執矣。愛曰。僕有數疑。請質君。君與麥格司登必甚稔。曰。然。固稔。第趨向各異。往往醉後口角。至欲用武。曰。然則有怨乎。曰。否。吾亢直。心無洞府也。曰。君恆至丟克費訪彼耶。曰。彼惡予焉。求見彼。惟輒於昏暮一訪。吾妹耳。愛醫生聽至此。怦然心動。意與其妹往來必秘。不然。寓主婦何以絕不聞知。又問曰。是夕子至謀脫別墅耶。曰。否。吾初欲往。因事中止。是夕麥格司登醉甚。吾固危之。然不意其至於斯也。曰。君於是夕見麥格司登矣。曰。然。彼在……彼在愛接曰。彼在何處。其施去槐所設之祕密博館乎。瑞甚驚異。色如土。強曰。吾不知其蘊。曰。言之無妨。君果於何見麥格司登。曰。卽在是處。見其醉甚。扶之入車。歸謀脫別墅。後余亦安寢。不知其事矣。愛知其飾。而瑞則言之殊真切。乃復問君當時得凶耗乎。曰。翌日於新聞紙見之。問卽赴丟克費視狀。否。曰。未也。然則君胡不往。襄治喪事。瑞堪尼士曰。人命重大。設或累及。予甚惡之。愛笑曰。

然則君中餒爾曰。然余固膽怯。君何見疑。不知余尙欲助吾妹以獲遺產也。曰。獲遺產於子何利。曰。予費用無度。吾妹苟得遺產。當不吾靳。藉可浼注耳。愛知其人之無行。愈疑之。曰。君意以爲麥格司登果誰殺者。曰。恐是倍興所爲。吾今尙未得其實證。不能指定也。遂起立外行。愛之初意欲告以血書之義。繼見不得要領。姑緩待後。亦手杖隨瑞下樓。人羣擁擠。失瑞所在。呼之不響。而葛斯聞聲走出。乃相遇同行。至無人處。因問與瑞言狀。曰。畧有端倪。渠疑倍興所爲。君與施去槐所談若何。曰。彼戒吾二人注意察瑞。瑞乃巨猾。此事恐其所爲。愛曰。渠終不肯承言。是夕往丟克費。奈何。葛曰。彼圖賴耶。施去槐告我。彼與麥格司登同乘。向謀脫別墅。諒非妄言。可質也。

第十章

葛斯與愛立司既離美立門。卽乘車歸丟克費。因思此事不能成寐。乃圍爐而坐。口銜雪茄煙。愛復將瑞堪尼士之言細味之。以爲麥夫人與瑞堪尼士誼關手足。雖爲異父兄妹。可知其無苟合之事。葛曰。既爲異父兄妹。則情欲之感。或所不免。吾恐瑞

堪尼士將以百兩透彼美也。曰：必不至此。渠非麥夫人之情人。曰：事難臆測。吾恐此案終不外一情字。愛曰：瑞堪尼士爲人凶殘不仁，流露於眉目間。或者歆其財，出此未可知。然麥夫人未嘗言其人曰：是矣。前日子檢得瑞堪尼士之名，告之彼，非有驚惶失措之狀乎？曰：此則麥夫人知其異父兄之惡，恐彼竟爲之故，驚耳。葛曰：斯事宜更探索。愛曰：明日吾將見麥夫人，以已與瑞會告覘之。然吾終信麥夫人無罪耳。葛笑曰：汝戀其色，此所謂溺愛者，不明也。予嘗詢施去槐，以瑞堪尼士琴妮，彼告吾甚詳。至麥夫人，則不能悉。蓋琴妮本施去槐侍女也。惟施去槐謂麥夫人甚愚，不明世事，遠不如其妹。愛曰：麥夫人何嘗愚哉？以予觀之，舉止合禮，言詞中節，殆非尋常女子可比。施去槐謂琴妮遠勝其姊，吾願見其人，不知較麥夫人更何如也。據燕克所言，則前日乘車赴筆立看路者，似卽琴妮。然何爲悲泣？又許久不至音樂會，此中必有原委。葛曰：子又疑琴妮殺人耶？曰：非也。以死者臂血觀之，則殺人者爲瑞堪尼士無疑。惟麥夫人爲無罪女子，此吾可必。曰：子言雖是，恐麥夫人之行終難免於白圭。

之玷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愛曰他日水落石出終有定評今亦不必嘵嘵也既而無言各就寢葛入黑酣而愛尙輾側夜漏旣盡始寐翌日晨餐畢寓主婦俾克司入告麥夫人來愛頗疑訝蓋愛自搜麥遺囑得瑞堪尼士之名麥夫人殊有驚惶之色厥後愛未嘗至謀脫別墅今彼造訪必有衷曲就商也麥夫人旣入二人握手爲禮愛見其芙蕖麗色益饒嫵媚正如琥珀捨芥磁石引鍼直相契於無間不覺已爲心醉於是甘心頃身竭肺腑以護持之向所疑慮又消歸於無何有之鄉矣麥夫人手出夾袋取書函一謂愛曰妾徧覓此書不知費幾許時今幸得之此卽先夫遺囑也請君觀之愛曰此書藏弄何所曰奇甚在客室主位席下想先夫醉後遺忘耳君觀此書語甚切實先夫真欲以財產畀我曰賀卿今爲富婦矣曰妾今尙欲與倍興一辨愛曰此遺囑果卿夫手書耶曰此豈可僞君固未審吾夫手筆倍興審之當示渠洵君代延律師以證可乎愛曰卿家事余何能涉恐旁觀搆短長則吾殆矣麥夫人曰君太過慮妾今有求於君者不獨此君能證妾無罪而釋倍興之疑乎愛曰固吾

志也。惟恐汝不以顛末明告。則予終不免辭窮。曰：君信妾無罪。妾故以君爲良友。且願託庇。事無有不告者。尙何絮絮不休。愛瞠目不答。半晌。麥夫人怒曰：吾盲誤識君。疇昔之言。君豈忘之。旣不能助妾。請從此逝矣。愛曰：卿勿急也。卿之無罪。僕固信之。倍與何人。奚能攬卿一物哉。曰：倍與之爲人。殊強暴。恐彼奪吾遺囑。非有強有力者相助。彼必欺吾少寡。愛曰：旣若是。偕卿行可也。遂約以翌晨同乘汽車赴愛羞蘭。愛復請細觀遺囑。蓋藉誦麥夫人信彼之誠。僞麥夫人慨然許諾。曰：卽留此。翌晨歸。余惟慎勿失壞耳。愛受書。置諸篋。扁而鎖之。曰：夫人真吾知己。曰：妾信君實甚。曰：然則夫人何以不將瑞堪尼士之名告我。麥夫人面色頓滯。愛曰：不須夫人言。余已知之。且遇其人矣。曰：君何處遇來。曰：美立門音樂會。彼且告我以殺人之人。麥夫人驚問曰：誰……誰……曰：豈有他哉。倍與耳。麥夫人色稍解。而聲轉迫。曰：此言殆誤。彼安能爲。

第十一章

愛醫生聞麥夫人不信倍興殺人之言。異之意謂倍興其所怨恨。今反袒辨之。殊出
意表。問其故。曰。倍興膽怯。雖惡不至是。曰。汝夫傷痕在背。是固膽怯人所爲。曰。此不
可誣。蠟人吾雖恨之。不爲也。因問瑞堪尼士所言。曰。其人守口如瓶。非得夫人之許。
不敢言。夫人何爲祕之也。曰。妾以臂血字跡。隱犯其名。言之恐傷彼。非他故也。愛曰。
夫人不嘗言不解隱語耶。今乃知其謊。我何云。深信麥夫人曰。然我曾以隱語授。
言至此忽止。愛促之曰。授誰授若妹耶。麥夫人益駭異。曰。我妹君焉知之。曰。前日
檢尋遺囑。於羣書中見有名琴妮者。與夫人之名並列。吾意度之。知若妹耳。且吾嘗
問諸舌克費御者。言麥格司登被害之夕。有一少女。啜泣而雇其車。貌與夫人相似。
頗可疑訝。麥夫人聞言。面色頓白。曰。此御者於何見之。愛遂將燕克之語告麥夫人。
曰。妾夫事跡。君亦必稔。曰。然僕欲洗刷夫人之罪名。不能不詳細探訪。特怪夫人之
言終未罄吐耳。曰。昊天在上。妾不敢告君。曰。然則兇犯果爲誰。麥夫人泣曰。實不能
知。臂血雖有瑞堪尼士之名。妾知其人。必不爲此。可以明誓。愛又訊琴妮蹤跡。曰。嚙

昔之夜。彼來視我。因事口角。時妾夫尙未歸。彼悻悻然去。想御者所遇。噉泣女子。卽是故也。今不知其行蹤。愛亟問曰。琴妮曾見麥格司登之被害乎。曰。不知。想已早去。不遇此警。不然當還。言已起立欲行。愛曰。夫人言雖若是。然僕終不能盡信。曰。他日君必知之。無急也。今日四五句鐘時。乞過我。與瑞堪尼士晤。曰。善。瑞必來耶。曰。已電招必來。渠雖委頓。妾自有權力致之。不敢違言。次愛注視麥夫人。別有一種淒怨之色。心益愛之。所謂怨極翻含。豔憐多轉。自嬌甚矣。愛之爲情所魔也。天下多美婦人。乃偏暱此。獨不計其爲犯事之嫠婦。苟被旁觀所覷。殆哉。不將疑愛爲兇犯乎。於是二人握手而別。午餐後。愛獨坐靜待。聞鐘鳴四句。遂詣謀脫別墅。麥夫人啓門。懽迎曰。瑞堪尼士已久待矣。愛入客室。見有衣黑衣者。卽瑞堪尼士也。識之。相見畢。瑞謝前日不別之罪。旣皆坐。麥夫人問瑞曰。前日兄與愛君何所言。瑞訝曰。汝言何所指。乞明告。曰。汝疑倍興爲兇犯耳。曰。然。汝不許諾。吾終不言。麥夫人呼曰。咄。汝第言之。何者。見疑於倍興。與瑞堪尼士曰。許我自由否。曰。可。儘言指愛曰。此余良友。不妨同聽。

瑞曰。余至丟克費之夕。麥格司登適遇害。愛曰。前日子言未往其處。今又承認。何故。曰。前日因老雷指麥夫人禁不得實告。故謊耳。殺人者。余以爲倍與。蓋倍與是夕在丟克費徜徉。吾見之也。

第十二章

麥夫人聞瑞堪尼士言。默然不語。瑞堪尼士復言曰。犯事之夕。吾與麥格司登博。彼負我二十鎊。以無現銀。署券與我。既罷。麥格司登縱飲大醉。倩人扶入車中馳歸。而吾亦乘車欲訪琴妮。不意至丟克費。爲彼所見。問相隨何爲。告以欲訪琴妮。則大怒。不可遏。余見其醉甚。不敢撻其鋒。遂折歸。愛曰。汝將要目遺之矣。曰。吾言尙未畢。吾在車站。與麥格司登相遇時。有一衣褐衣冠小冠者在。狀似倍與。曰。彼亦追蹤相隨乎。曰。然。彼以爲昏夜人不之見。豈知難逃吾目。吾折歸後。恐尾麥格司登而殺之耳。愛問其時。曰。約十一句鐘。吾歸不及十二句鐘。已就寢。汝可詢吾房主也。曰。此姑無論。汝疑倍與殺麥格司登。此事可信否。曰。惟倍與出此計。能圖其財。非彼而誰。曰。彼

時倍興已知麥格司登老翁遺囑。仍欲其子爲後乎。曰。已知之。惟此事。今尙不能斷。遂謂麥夫人曰。明晨須訪倍興。曰。然。且將遺囑與觀。愛又顧謂瑞曰。死者臂有血痕。分明字迹。奈何。涉及君名。瑞曰。此事絕可異。前日老雷嘗告吾。吾亦不解。恐死者醉眼朦朧。疑我頃與口角之故。出此。麥夫人謂愛曰。遺囑已寓目乎。曰。已觀。明日見倍興。可。言瑞君是夜曾見其徜徉於丟克費言次。瑞堪尼士別去。愛亦行。訂明晨同訪倍興。倍興之居。在愛羞蘭鄰禮拜寺。其面南二窗。正對保司俄園。室內絕無陳設。祇一几二席。案頭有黑鉛匣。上書訟者名。架上寥寥數卷。則皆刑書耳。其人雖爲辯護士。而其行則無賴。身短容悴。心險。機械變詐百出。以好貨賄爲目的。罔恤其他。其人概可知矣。至明日向午。麥夫人偕愛立司至愛羞蘭。旣見倍興。寒暄畢。卽以遺囑告。倍興曰。夫人旣有吾弟手筆遺產。自當歸夫人。余亦有一物相贈。遂於篋中出匕首。示之。咄咄寒銑。尙有血鏽痕焉。

第十三章

麥夫人見匕首變色而震顛。愛醫生曰：此物於何處得之？倍興怒目相向曰：汝爲誰？曰：吾愛立司醫士曾驗麥格司登之尸，與麥夫人友善，故偕來相助。此物汝如何得之？倍興益怒曰：此吾家事，干汝何事？汝疑吾殺吾從弟乎？曰：麥君遇害之夕，汝非與之偕行乎？曰：此言無據。麥夫人曰：瑞堪尼士親見之。汝在車站相隨，倍興曰：誰爲瑞堪尼士？曰：卽恆出入美立門音樂會者，吾兄瑞堪尼士也。曰：是又助汝者矣。愛曰：請爾語少溫下，不爾將執之。倍興雖勃怒，聞言內怯，曰：汝無禮來此騷擾，吾將召邏者執汝。曰：吾亦固欲召邏者。麥夫人解曰：汝二人勿爾匕首果何由而得？倍興曰：犯事之明日，吾至汝家於園中草地拾得。麥夫人曰：是夕君來未見乎？倍愕然曰：是夕予何嘗來。頃之，又曰：是夕予實尾麥格司登，予因聞麥格司登老翁之喪，又知遺命復其子，故卽往，丟克費欲告吾從弟，旣而知渠每夕必至美立門音樂會，乃折而至。會遇之，見其已醉不省，未幾歸，故尾其行，欲乘間告之。不意中途見其與瑞堪尼士口角，醉狀益甚，乃折歸。途中嘗與一邏者語，奔赴汽車不及，因轉通衢，見一女子馳車

西向有泣聲。電燈下見其貌，絕似夫人。當時予頗疑訝。麥夫人曰：「汝未嘗見吾，安知吾貌而疑訝？」曰：「麥君嘗以夫人照片貽我，識之。」曰：「汝與吾夫情誼落落，安能得此？」曰：「彼無錢時，嘗乞貸於予，予與之，故德甚。以照片相報，蓋倍興之濟麥格司登，恐不允，則彼或乞憐老父，仍令承嗣受產，則渠殆矣。非真能施濟也。」愛曰：「子所見女子，恐迷朦之誤。否則安有如此貌似者？」夫人是夜至吾家，邀吾驗視死者。後警察長來，跬步未離，必非夫人。倍興曰：「然則琴妮耳。吾聞瑞堪尼士言，夫人有妹琴妮，與夫人學生面目絕相似。」愛曰：「未可知。汝與瑞堪尼士亦稔耶？」曰：「然。余亦恆稱貸之。」故稔。愛曰：「匕首究從何來？」曰：「吾頃已言之。麥夫人曰：先夫未死之前數日，已棄置彼。倍興曰：何以有血污耶？」麥夫人曰：「此則須問汝矣。」倍興曰：「吾弟遺筆，乞與吾一觀。」麥夫人曰：「可與汝刃相易。」倍興曰：「苟以財產歸吾，匕首任令取去，吾亦無言。」麥夫人卽以遺囑交換。匕首徑去。倍興觀遺囑，火之。顧謂愛曰：「速追麥夫人。」

第十四章

當倍興焚遺囑時。愛醫生在旁。坐視不阻。蓋因觀麥夫人別有授意。且已亦不便插身之故。麥夫人既以此易得匕首。而箝倍興之口。飄然即去。愛醫生亦遂歸不追。其後述告葛斯論其事。葛斯曰。恐倍興將訟瑟妮。愛曰。兇人必非琴妮。葛曰。倍興意中必疑琴妮。麥夫人知其事。諱之。否則安肯以遺產拱手讓人。吾與子不欲窮其究竟。則已。若欲窮其究竟。則宜先訪琴妮。有無罪狀。人心不可知。設琴妮自後躍出。刺殺麥格司。登而逃避。亦意中事。但不知其素與姊夫有仇否。子盍問諸麥夫人。愛曰。余前固問之。不能悉其究竟。然余豈終處黑暗。永無光明之日乎。但遲早間耳。葛曰。彼乃女中之狡猾。其胸中不可測。即其願棄遺囑而毀之。真有不可測度者。愛曰。吾亦茫然不解其命意。葛曰。是日以後。見其人否。曰。吾嘗往探者。二均未之見。其遠竄耶。葛曰。彼一寡婦。雖毀遺囑。亦當得產之半。此事無慮。愛大聲曰。恐倍興未必見允。非獨得不可。葛曰。麥夫人智者也。智者所爲。知識與尋常不同。彼見倍興焚毀遺囑。勢將以此爲罪。而箝塞其口。愛搖其首曰。不然。倍興非愚人。必有自全之計。葛曰。瑞堪

尼士與倍興甚莫逆。當知其底蘊。余等宜探之。愛曰。君以倍興爲行兇耶。曰。否。然則瑞堪尼士耳。曰。否。愛曰。彼二人君皆不疑。然則行兇者誰。葛曰。今空空然未有確證。焉能定。惟此案關鍵在倍興。宜使悉吐其實。愛曰。倍興殊奸詐。吾意宜探琴妮。麥夫人似知其妹獲罪。不恤棄產以救之。甚可疑。葛曰。麥夫人與子契好。固嘗求計於子乎。曰。否。葛曰。噫。嘻。子尙篤信麥夫人耶。愛答曰。然。吾始終信之。他日事雪。麥夫人依然不失其清白之行。葛笑曰。麥夫人旣爲君之契友。而君又有志妻之。他日得白。吾亦固爲頌禱。第不知彼果熱心向汝否耶。吾恐鴻飛冥冥。弋者何寡矣。數日後。謀脫別墅。竟不見麥夫人蹤影。愛醫生日往探訪。空屋緊閉如故。愛醫生徘徊門外。思葛斯之言。不幸而中迴腸百折。無所搔抑。遂赴筆立看路。訪琴妮。至錦里歪街。其處與演哀曲之劇場鄰。牆角標三十二號門牌。是爲哀母柏夫人之宅。琴妮卽賃居於是。乃按門鈴。一婦出應之。衣貌均陋。狀似女傭。導至廳事。陳設頗華美。已而有一媪出其服麗都。其容溫雅。徐娘餘態。猶有存者。蓋卽哀母柏夫人也。愛卽趨前問曰。琴妮

女郎在此乎。則微笑曰。君其琴妮之契友耶。胡爲問彼。彼不在此。愛驚問曰。何日他遷。曰。三日前。其姊偕彼出門。今尙未歸。非他遷也。愛曰。夫人知琴妮所往何處。答曰。其姊直達其寢。未與吾面。惟聞其命御者驅車往買勃而餘。無所聞。愛問曰。夫人與琴妮平日當常晤面。哀夫人低聲曰。然。自麥格司登被害之夕。琴妮自其姊家返。後卽閉門不出。吾未之見。僕婦散拉告吾。琴妮姑娘終日偃臥似病。盍延醫治之。吾卽命散拉延醫。彼固拒不許。亦不容予視疾。及其姊來而偕去。初不知其病之何瘳。愛醫生曰。夫人知麥格司登乎。曰。固諗之。麥夫人名老雷。老雷與其妹琴妮本同居。後老雷與麥格司登成婚。其妹乃異居。其婚予嘗見之。今又聞麥君遭害。是其一喜。一禍。曾無幾時也。噫。吾甚悲之。不知兇徒爲誰。愛曰。僕爲此事。幾費探訪。夫人知僕卽當日驗屍之醫生乎。哀夫人曰。頃見君名刺知之。君來訪琴妮。與彼相識耶。曰。否。曰。然則君胡爲欲見彼。曰。此所以盡探訪之道也。哀夫人心殊震。衣佩作聲。欲言又止。旣而含糊言曰。君之所疑。固在吾懷也。愛曰。然則彼當知之。曰。彼固吾所敬愛。乃自

聞此變後。數星期閉戶不面。吾能無致疑。曰。疑彼之所爲耶。曰。天下事變幻不測。亦有冤者。然吾終莫解。某日散拉爲之澣衣。見其袖有血痕。此斑斑者。果何自而來乎。

第十五章

哀夫人疑琴妮之言。自以爲罄吐無餘。愛醫生聞之。必大驚詫。孰知絕無所動。蓋其至倍與處。後卽疑琴妮。乃言曰。以余觀之。疑琴妮所爲。則非。或者預聞其事耳。哀夫人曰。袖血斑斑。吾親見之。非誣也。愛曰。恐彼在旁翻動屍身。以致汚袖。夫人若觀驗狀。則明矣。驗狀言創傷甚鉅。似有力者所刺。豈一弱女子能爲。曰。然則果誰。曰。僕正欲問夫人耳。哀夫人勃然變色。呼曰。咄咄。吾焉能知殺人者。愛曰。夫人勿怒。吾所欲問者。以夫人深知麥格司登。或能悉其平日所爲。有無仇怨耳。曰。君問琴妮。故吾言其袖血。否則予豈好妄言哉。餘事非吾所知。曰。夫人識麥夫人與琴妮女郎幾時矣。曰。約有四載。蓋二人乃孿生。貌相若人。幾莫能辨。惟琴妮慧於老雷。愛聞之。頗不以爲然。曰。老雷工印刷。琴妮能之乎。曰。老雷之業。尙爲琴妮所擇。特彼不欲爲之。愛曰。

彼二人皆甘賤役。是豈智者曰。此則彼迫於處境。貧女伶孤。苦能免。餓死溝壑。幸矣。何鄙夷賤役而不爲。曰。夫人知彼二人何處。徒來。曰。由施去。槐介紹。吾見琴妮韶秀。廉其屋。貲納之。實不知其自何徙來。愛又問曰。夫人知瑞堪尼士其人否。曰。初亦居此。吾惡其人。與二少婦相處。斥逐之。其人固非莊士也。愛曰。然則夫人向識施去槐乎。曰。君知劈鉛。特來劇場中。有脫來舍美人耶。卽吾是也。施去槐爲鞠部頭。吾在彼園。歷有年所。施爲人仁厚。見琴妮貧苦。憐之。使掌書記。愛曰。琴妮不嘗爲鞠部司。購入場券乎。曰。此非渠所司。若值事大忙。或兼爲招待員。老雷因其妹恆來觀劇。麥格司登好遨遊諸梨園。二人相遇。屢屢。遂鍾愛情。久之。諧伉儷。此劈鉛。特來。可謂彼之撮合山矣。愛又問曰。夫人知加來脫其人乎。曰。知之。彼有瞽女。名希達。施去槐亦恆濟之。視如己女。所需無不遂其欲。而希達亦以施去槐爲父。凡有所需。不求之。加來脫。而求之。施去槐。加來脫。華衣鮮食。恆形不足。亦仰給於施。輒不之拒。愛曰。施去槐。可謂博愛而濟衆矣。其識琴妮。夫人知之乎。曰。琴妮在德國時。施卽識之。曰。彼時

妹二人常遠游耶。曰未之能悉。曰若輩籍貫及舊事能道之否。曰吾聞諸瑞堪尼士二人與彼爲異父兄妹。惟二女未嘗自言。想施去槐必知。愛曰吾將問之。哀夫人曰誠善。吾觀二女皆曾適人。愛曰琴妮臥病有來訊問者乎。曰施去槐嘗來。琴妮囑以勿入臥室。愛曰琴妮今已不爲書記。其賴麥夫人之濟乎。曰麥格司登自娶老雷後其父怒其子以寒賤爲匹耦。有辱門第。出之。麥夫人自願不暇。奚能濟妹。曰麥君之父臨終遺命復其子。今麥夫人雖嫠當得半產。夫人知愛格阿能麥格司登之從子倍興乎。曰不知。曰渠嘗來耶。曰不識其人焉。知之。愛遂興辭曰承夫人相告甚感。既出錦里歪街。思訪施去槐。乃乘車向蘇河街。抵門投刺。施事未畢而愛已入內。寒暄罷。施曰君來甚佳。可憐希達失明。君尙未視之也。愛曰余僕僕終日不及此。殊歉。星期四日必往候。遂約是日四鐘爲期。愛問施去槐曰老雷自其夫遇害後卽他往。君知其處耶。施曰僕何能知。君乃詢僕。愛曰余知老雷與其妹琴妮皆與君相善。故問之。曰誰告君。吾與彼二人善。曰哀母柏夫人。施曰哀亦吾友。然吾雖與琴妮善。今亦

久未晤。其姊今尙未歸耶。曰然。二人偕逃。曰君何以訪彼。曰吾有事與麥夫人語。曰殺案乎。曰不特此。尙有倍興……言至此忽止。施曰倍興亦吾友。彼無行。吾逐之。言彼胡爲。老雷蹤跡。或問瑞堪尼士當知之。設彼不知。則無從訪求矣。愛乃悵悵而別。

第十六章

愛醫生既出施去槐家。因折至謀脫別墅。而麥夫人仍杳然無跡。乃登錄報紙及招帖以誌之。且至郵局。檢視書函。冀有所遇。卒不獲。歎息而歸。數日不怡。懨懨若病。葛斯諗其故。愛麥夫人圖脫不復歸。勸愛力除妄想。勿爲所愚。愛曰謝君厚意。敢不承認。愛麥夫人知余當復來。且其器用財賄。多有存者。葛曰否。彼向之屬君僞耳。今旣圖脫。奚戀此爲。其物則歸瑞堪尼士矣。語未竟。愛躍起喃喃曰。瑞堪尼士。瑞堪尼士。吾欲見之。非君言。幾忘。明日當往訪。或能得要領。曰恐彼亦不知。卽知之。不以實告。奈何。愛醫生心如蟻旋。坐立不安。夜分各就寢。而愛不成寐。惟覺長夜迢迢。蟲聲唧唧。益增忪怛。起視時鐘。鍼指U字。卽盥洗整衣。仰見天漢。月落參橫。遲之又久。東方

始白旭光漸升而錚錚之聲發於架上。蓋時鐘纔六鳴焉。匆匆出門訪瑞堪尼士。愛知瑞晏起。乃往公園游覽。以延晷刻。是園爲富室某所建。縱六百碼。橫四百碼。古木陰森。名花灼豔。與樓臺亭閣以相錯。頗占佳勝。愛醫生玩賞不盡。覽所佩時表。已九下。遂徑趨瑞堪尼士家叩門。一傭婦出。導入客室。時瑞尙高臥。持刺入。復云。越十分鐘可會。愛獨坐客室。見陳設精麗。錦褥席地。鏡屏衣壁。有富家氣象。室隅懸拈花美人小影。則所賞秦樓楚館中人物也。愛徘徊久之。瑞堪尼士方自內出。相見後。卽以雪茄煙授愛。曰。此煙殊佳。君試嘗之。因目視愛。面愛曰。僕非他事。問君老雷蹤跡耳。瑞變色答曰。予焉能知。予豈爲其監起居者。愛曰。彼避匿已五日。其妹琴妮亦不在。筆立看路。實可異。琴妮寓主哀夫人告余。某日其姊來。偕往。後遂杳然不歸。亦不能悉其何往。君與老雷誼。關骨肉。必知之。乞相告。瑞曰。前星期會晤後。予未嘗與之相遇。予亦茫然。乞君垂諒。雖然。君之來。此問老雷其有關於謀害之事乎。吾實不知。非不告也。遂抽鈴呼僕。愛曰。何故抽鈴。瑞曰。欲請房主婦來。吾於某夜歸時。彼知之。可

贊也。愛曰：吾信君於此不涉。女傭至，瑞曰：請柏司得夫人來。女傭應命去。瑞謂愛曰：此傭婦名及痕，貌尙不惡，蓋吾於各物性喜華美，君觀此室如何？愛曰：陳設精麗，自是富翁。瑞曰：吾安可謂富翁？倘君……言至此，柏夫人入，瑞卽笑迎讓坐。柏夫人眉目如畫，頗幹練，微笑謙遜。瑞指愛而告之曰：此君乃爲吾妹夫驗屍之醫生。愛立曰：先生是也。欲知是夜吾何時歸，請夫人質之。柏夫人曰：愛先生以瑞君爲有涉耶？曰：否。瑞君特欲自明其無涉耳。柏夫人曰：麥格司登遇害之夜，瑞君於十一句三刻鐘時歸，吾聞其叩門聲。瑞接曰：吾於十一句三刻歸，而麥君以十一句二刻遇害，此間離謀脫別墅甚遠，豈能於一刻間已歸？此非吾之所爲。甚明。愛卽起曰：君旣不知老雷所在，餘非所敢言。請辭。遂出。中懷甚憂悶。至夕，葛斯歸告之。葛頓足歎曰：瑞堪尼士之言不可信。凡人包藏禍心，安能於容貌間求之？麥格司登必爲所殺。琴妮見之告老雷，婉轉以借逃。則瑞事無可考。且老雷之任，倍與焚毀遺筆，亦欲使之噤不能言耳。愛曰：十二句鐘前，瑞已歸家。則十一句半鐘時，瑞決不在。丟克費葛曰：彼所居

主婦承其風旨亦未可知。愛曰：柏夫人係清淨教，當無謊言。曰：彼因畏事之故，或偶作謊語，使瑞可脫逃法網，亦意中事。愛曰：畏事乃天下婦女之大缺點。言至此，一婦持書自外入，愛啟緘閱之，呼曰：天乎！天乎！葛斯大驚起視來書，方知琴妮之書邀愛至謀脫別墅也。二人相視，似聞平地雷聲，呆若木雞。愛強定曰：琴妮邀余何故？葛曰：恐老雷已將君之愛情告其妹，故其妹從中撮合耳。愛心喜曰：恐或有之。遂披外衣戴帽去，徑詣謀脫別墅。遙望窗間有燈火熒熒，急趨前，捫鈴一女子出啟門，隨入燈下。細審則非他，即向所情愛之麥夫人也。二人握手快慰。愛問曰：卿妹琴妮安在？麥夫人笑曰：咫尺不遠，君識妾手筆耶？頃遺尺一書，乃妾所爲耳。愛驚曰：卿琴妮乎？麥夫人曰：然。吾實老雷之妹，非麥格司登夫人也。

第十七章

愛醫生聞麥夫人爲琴妮所僞，瞠目注視。琴妮曰：麥格司登被害後，吾即與老雷相易。其中原因，容妾細告。愛曰：曩者何不告我？曰：曩時案情烏可輕洩？今時窮勢迫，不

得。不。直。言。愛。曰。殺。人。者。果。誰。曰。請。先。述。吾。與。老。雷。之。歷。史。乃。知。老。雷。於。此。事。實。不。相。涉。也。愛。曰。吾。早。知。卿。於。此。事。不。涉。雖。哀。母。柏。夫。人。疑。卿。吾。固。不。信。琴。妮。曰。君。何。由。遇。哀。母。柏。夫。人。愛。曰。吾。因。訪。卿。遇。之。彼。告。我。琴。妮。他。出。曰。然。吾。偕。老。雷。往。拔。害。司。脫。路。居。數。日。因。老。雷。病。度。支。不。給。故。歸。君。能。相。助。耶。愛。曰。卿。幹。才。甚。大。何。須。僕。助。琴。妮。曰。否。君。苟。聞。吾。之。歷。境。則。知。吾。身。世。之。艱。矣。是。時。愛。醫。生。全。神。注。射。琴。妮。而。琴。妮。則。俯。首。安。坐。爐。邊。殊。有。所。思。乃。謂。愛。曰。妾。與。老。雷。學。生。面。目。酷。似。惟。老。雷。性。卞。急。作。事。草。率。絕。無。計。較。而。吾。反。是。吾。二。人。生。於。哀。丁。堡。父。行。醫。家。小。康。不。幸。感。病。歿。母。挈。吾。姊。妹。周。游。列。國。故。吾。等。於。法。德。義。各。國。文。字。皆。嘗。嫻。習。其。後。吾。母。改。適。與。人。哀。姆。瑞。堪。尼。士。爲。奧。武。員。參。將。愛。曰。是。卽。瑞。堪。尼。士。之。父。耶。曰。然。是。時。瑞。堪。尼。士。年。十。八。吾。與。老。雷。年。十。五。哀。姆。瑞。堪。尼。士。好。博。不。惜。千。金。一。擲。雖。與。吾。母。相。敬。禮。而。吾。母。殊。以。蕩。產。爲。憂。愛。曰。賭。博。惡。習。瑞。氏。之。門。代。有。其。人。琴。妮。曰。瑞。堪。尼。士。雖。無。行。而。博。則。非。其。所。好。愛。曰。哀。姆。瑞。堪。尼。士。尙。在。乎。曰。早。已。物。故。其。在。時。吾。母。所。攜。吾。父。遺。產。幾。被。蕩。

盡愛曰。然則卿母尙存乎。曰。自吾後。父死。後越六月。而吾母亦歿。愛曰。卿椿萱並謝。無所依賴。將若何。曰。曩居維也納城。後瑞堪尼士得貲。遷倫敦。即賃居哀母柏夫人之宅。其後吾往哀丁堡。訪父執。欲乞貸。豈知世風不古。反眼若不相識。比比皆然。且有擲揄之者。愛歎曰。人情如紙。竟無一援手乎。曰。彼皆諉吾母改節。故不屑救其子女。幸瑞堪尼士尙知休戚相關。屋賃雜用。賴彼相濟。愛曰。此殊可風。卿等如何。遇施去槐。曰。尙在德國相遇。其年月。則已忘之。施固長者。憐吾姊妹貧弱。以吾掌書記。姊爲侍者。後吾見姊弱不能勝。乃令改業印刷。愛曰。然則卿姊何由嫁。麥格司登曰。姊不安貧。輒至戲園。時麥格司登少年。紈袴亦恆至。因是相識。一戀其色。一慕其財。遂成伉儷。當時吾意頗不然之。以爲麥格司登雖富家子。而耽逸好博。不難立貧。勸阻之不聽。尤可異者。瑞堪尼士反慫慂勸駕。揣其意。蓋以爲彼二人成婚後。則可不時稱貸也。豈知事有大謬。不然者。麥格司登自娶老雷後。其父怒其游蕩不檢。不使司出納。一無沾溉。非特瑞堪尼士之志望成虛。即麥格司登之度支。亦不給。恆與吾姊。

反目。愛曰：此事已悉，請問卿與老雷相易之故。曰：吾姊夫既遇害，吾姊懼甚，祇知飲泣，一無所措。吾思此事必報官，而老雷庸懦，無口才，見人一字不能道，如何了局。忽轉一念，姊與吾面目酷似，不如易地爲之。愛曰：卿之勇之義之友愛，使人敬仰，曰：此非吾功，亦事之適然。迄今思之，太覺冒險，苟或敗露，則其禍有不可言者。令人毛骨寒悚。愛曰：是夜情狀何若。琴妮曰：妾所知者，妾能言之，餘則君須問。吾姊因默想片時，言曰：當未事之前，吾至姊家，見姊面有愠怒之色，因問何故不樂。曰：汝姊夫輒謂娶吾而見斥於父，因是恨吾，相遇每無禮。吾又聞瑞堪尼士告吾，汝姊夫近曬一妓名包，來有白頭之約，妹乎？妹乎？汝思之。吾遇人不淑，能無惱恨耶。妾勸慰之，總以夫婦之間不可不睦爲言。愛曰：謀害之事，乃不睦之結果耶。琴妮曰：否，此非吾姊所爲。曰：匕首何來。曰：老雷膽怯，深夜不持利器，不敢出外。曰：然則麥格司登歸，老雷持刃啟門，因怒殺之耳。曰：此吾未之見，必非。必非。曰：然則誰殺之。曰：吾勸姊後，彼已和解。吾見時將夜分，卽歸。至半途，憶得錢囊遺忘，姊家復往取之，入門則見吾姊夫橫臥。

於地已氣絕。其側有匕首。吾姊泣甚哀。吾問曰。姊夫何爲如是。似刃傷而死者。誰殺之。姊曰。吾亦不知是誰。復泣不止。吾強扶姊入室。謂曰。姊如此啼泣。不知處置。奈何。此事重大。須告警察署。汝畏見人。訥不能言。奚可。姊益泣不能仰。無已。乃謀與姊更易衣冠。使其冒我歸。筆立看路。閉門獨處。勿使人知。而我代姊摒擋一切。故僞爲姊也。者詣君之室求驗。此吾姊妹相易之緣因也。

第十八章

愛醫生聞琴妮與姊相易之故。益欽重其爲人。而欲妻之之心更切。惟以兇徒未獲。此案不能水落石出。婚事尙待後圖。今惟求竭力破案。一可雪老雷之冤名。一可得琴妮之歡心。此卽良媒也。乃睨琴妮執其柔荑之手而笑言曰。卿事猶吾事。當力圖之。琴妮曰。君能如是。會當粉身以報。愛聞其語。心花怒放。喜不自勝。曰。卿見匕首。何以不收拾之。曰。先是吾已拾起。而吾愚姊恨此不祥物。殺害姊夫。奪而擲之。桂樹之下。時黑暗不可覩。後遂議相易調處。不復計此。翌晨往尋。則已全無蹤影。愛曰。倍興。

拾此。吾度彼必知爲殺麥格司登者。琴妮曰。吾亦疑之。然不敢必。愛曰。倍興雖可疑。然自言是夕尾麥格同登歸後。卽折歸途中。與邏者語。以是證之。又難疑。彼琴妮曰。君見此邏者耶。曰。未也。吾將問倍興。此邏者姓名。曰。必不相告。曰。吾當以計誘之。是夜情狀。卿能復告吾乎。曰。吾所知者止此。餘當問諸老雷。愛曰。願卿介見老雷。琴妮曰。君無勞。老雷有小極。吾歸扶以見君。遂去。愛思倍興自車站尾麥格司登。旣而與邏者語。且嘗隨老雷往。筆立看路。有此證據。奈何。惟其焚毀遺囑。實示人以罅隙矣。未幾。琴妮扶老雷出。愛見二人。竟莫能辨。惟目光與面色畧異。老雷淫視。琴妮美盼。老雷無血色。琴妮有剛勇。旣相見。琴妮指愛謂之曰。此吾至愛。至義之良友。余等患難全賴。解脫矣。老雷淚如珠下。悲不成聲。琴妮曰。姊勿爾。望將細情告之。於是老雷始強拭淚。低聲言曰。吾因聞吾夫眷妓。包來忿甚。與之口角。彼力白其無。吾欲隨至音樂會。則彼又不許。絕裾而出。其後吾妹琴妮來視余。乃告之。妹勸吾言談至十小時。後方去。其時人靜夜深。吾獨坐閨中。頗膽怯。聞叩門聲。卽持匕首外出。不意叩門。

者。非。他。人。卽。吾。夫。麥。格。司。登。也。時。吾。夫。已。大。醉。見。吾。手。持。匕。首。而。懼。返。身。往。外。吾。隨。後。呼。之。將。近。彼。手。扼。吾。喉。正。撐。拒。間。有。人。突。自。門。邊。出。奪。吾。匕。首。而。刺。吾。夫。吾。夫。與。吾。皆。倒。地。其。人。竟。逸。去。時。朦。朧。夜。色。不。能。辨。於。蒼。亂。中。但。覺。其。人。大。衣。高。帽。項。有。皮。領。而。已。愛。曰。其。人。何。往。曰。吾。已。驚。暈。不。能。知。吾。妹。來。始。甦。乃。計。議。此。事。與。之。相。易。代。吾。料。量。吾。卽。雇。車。往。筆。立。看。路。僞。爲。吾。妹。逕。入。房。閉。門。臥。愛。曰。哀。夫。人。告。吾。夫。人。閉。門。不。出。約。數。星。期。然。則。飲。食。起。居。得。毋。使。人。窺。破。乎。曰。哀。夫。人。雖。同。居。吾。謝。不。面。彼。亦。不。來。其。後。琴。妮。來。告。我。審。驗。諸。事。得。知。外。事。愛。曰。哀。夫。人。言。未。有。他。人。來。訪。然。則。琴。妮。女。郎。之。來。哀。不。知。耶。曰。然。哀。夫。人。適。外。出。惟。散。拉。見。之。妹。賂。以。財。彼。小。人。貪。利。如。何。不。承。曰。散。拉。幾。累。夫。人。不。知。耶。彼。將。夫。人。之。污。袖。洗。滌。血。痕。斑。斑。嘗。告。哀。夫。人。矣。老。雷。曰。袖。上。血。斑。乃。撫。摩。吾。夫。傷。痕。所。染。吾。疏。忽。竟。任。彼。取。滌。幾。致。敗。事。此。誠。吾。之。大。缺。點。也。愛。曰。琴。妮。女。郎。何。復。偕。逃。琴。曰。吾。探。哀。夫。人。他。出。乘。間。視。姊。易。衣。而。出。更。見。哀。夫。人。哀。夫。人。歸。見。吾。色。微。黃。瘦。信。之。遂。偕。老。雷。他。往。焉。愛。曰。女。郎。爲。夫。人。力。

任大難。真世間奇女子。老雷曰。吾妹恩德。直是再生琴妮。執老雷之手。謂曰。姊勿云爾。姊之財產。被妹斷送矣。姊夫遺筆。已爲倍興焚毀。老雷曰。財產得失。有定如藉此。而籍倍興之口。所幸亦多。愛曰。倍興之籍口。不言蓋於此事。亦有關係也。琴妮曰。君何由知之。愛曰。以余所見。所知度之。當然。惟尙無證據。茲姑勿論。至於焚毀遺筆。可無憂。蓋所焚者。僞耳。

第十九章

琴妮聞愛立司言。倍興所焚之麥格司登遺筆。爲贗鼎。殊驚訝。起問其故。愛曰。前所存余處之麥君遺筆。固安然尙在。吾友葛斯善。撫摹他人手筆。無不逼肖。吾見麥君手筆。亟請彼臨寫一通。紙墨均與原物無異。因留真本。而以贗者與倍興閱之。當時心殊惴惴。恐被察出。豈知付之一炬。琴妮曰。僞造遺囑。律有明懲。毀之幸甚。老雷聞遺囑尙存。喜不自勝。琴妮曰。勿喜。真者雖存。何能出示。倍興機變百出。如知愛君作僞。未免涉訟。愛曰。無慮。彼自顧不遑焉。敢訟人。今所急者。要證耳。有之乎。姊妹二人。

相視無言。久之琴妮忽欣躍曰：吾有一證。是夕吾姊夫有袖珍簿一，被兇手攫去。其中當必有故愛曰麥格司登被刺未殊。若復攫其簿，必知兇手何人。然腕間血書爲瑞堪尼士之省字。吾想夫人必有所知。老雷曰：省字之法，妹嘗教吾。吾與吾夫以此消遣。瑞堪尼士與吾夫素不相能，恐暗中被刺，疑其所爲。故書其名。愛曰：柏夫人嘗言是夜瑞堪尼士歸來之時，以此證之，恐與彼不涉。袖珍簿形式如何？曰：係一紅皮小冊，有金字標名。當麥格司登出門時，納之懷中，恐其中有銀行匯票。愛曰：平日如何？老雷曰：間或有之。曰：是夕有要物乎？曰：瑞堪尼士尙言是夕與麥格司登博負二十鎊，署券與之。可知無他銀票。琴妮曰：予意冊內必有重要字據，或信函與有關係。否則何爲？攪此。愛問曰：夫人知紅皮小冊有何標識？曰：未之省。愛曰：今宜往探倍興。然後乘隙以計誘之。談次，愛見老雷倦容，且閱時已久，乃別琴妮，送愛至門，囑曰：妾日夜望君勘破此獄，務令老雷無累。愛笑而言曰：卿將何以酬吾？琴妮會意，笑曰：至其時，復計二人於暗中摸索接吻而別。葛斯以愛立司出門多時，正殷盼望，忽見愛

歸因問狀。愛述頃所言。葛甚欽佩。琴妮不置。謂與若人晉接。固所樂也。愛曰。君願與接談。未免有情矣。葛曰。何敢爾。豈不畏君仇妬。遂言及焚毀僞遺囑事。愛謂欲復麥夫人財產。頗非易易。葛曰。此亦不足慮。吾前日至筆立看路警察署。訪紀來克警察長。詢諸邏者。是夜當值爲誰。曾見倍興其人與之語乎。值者某至。則言無之。由此觀之。其捏謊情虛灼然可見。彼亦安敢出首力爭。愛曰。彼能株連麥夫人耶。葛曰。彼雖不能株連麥夫人。然彼爲辯護士。諳於律法。安肯受人之欺。今宜往探語氣。以觀內情。愛曰。余明日詣之。然余意欲復訪瑞堪尼士。問是夜倍興所服之衣。則邏者或嘗見之。可驗其曾否陰隨麥格司登也。迨翌晨。愛往瑞堪尼士家。瑞見愛曰。君來胡早。將繫我耶。抑將偕我早餐。以敘友誼耶。愛曰。吾來非他有至。有關涉之事。爲君聞所未聞者。瑞曰。何謂曰。吾今知君與君姊之生平。及琴妮僞爲老雷之異事。瑞曰。此必琴妮告君。愛曰。然。今吾欲問君。倍興是少所服之衣。何狀曰。是夜天氣頗寒。多服皮外褂。倍興亦然。惟倍興首戴高帽。與老雷所見刺客其狀同。愛又將失去袖珍簿告。

之瑞曰。麥格司登曾於簿內取出支票一紙。上有其父之名。謂余曰。瑞君視之。此非左券。乃捏名作偽耳。愛曰。然則攬簿者與偽券者實一人。不知麥格司登曾告君偽券之人乎。曰。未也。但云自倍興處取歸。愛曰。異哉。倍興膽敢作偽。余思倍興有可疑者數端。一自火車站尾。麥格司登二其衣冠與老雷所言行刺之人同。三麥格司登得偽券於倍興之手。置於袖珍簿內。及其遇害。則被攬去。由此觀之。大有可疑。瑞堪尼士聞言不語。愛立司即告別。及門止步。言曰。倍興之毀遺囑。欲得麥君財產。故耳。然所毀者乃贗本。其真本固在瑞聞之。驚曰。老雷財產固無恙耶。愛曰。然。瑞曰。吾告君諸證得救。老雷是老雷所得財產。當分酬吾勞。且吾又爲其兄也。愛不能答。佯爲未聞而去。

第二十章

愛醫生默計倍興之衣帽。其時夜寒。服此者衆。固難以大裘高冠。謂卽兇手。惟麥格司登之偽券。得於倍興之手。則作偽者卽彼。否則彼亦必知。爰復訪倍興以探之。至

其處所居殊湫隘。有書記數人正伏案。未幾嗽聲自內出。似倍興。愛卽以刺入。從者導之相見。旣而倍曰。曩三人爭論殊可笑。然交誼固在。想君必不以爲芥蒂。不知麥夫人如何。愛曰。眞麥夫人亦不怨君。倍輿聞之。色頓變。亟問何謂眞麥夫人。愛曰。君安有不知。向余以爲麥夫人者。琴妮耳。眞者實惟老雷。倍興曰。君可謂良偵探矣。誰告之。曰。卽琴妮自言。姊妹易處。倍曰。僕實未之前聞。君何謂我安有不知。曰。想當然耳。君恆伺隙陷二女。有之乎。曰。此語何來。曰。瑞堪尼士言之。倍興大怒。罵瑞狂夫。不可恃。愛曰。瑞小人。非狂夫。彼得君財。卽以琴之事告君。彼得得吾財。亦以君之事告吾。其人惟利是圖。固無信義。然使天下無若輩。則疑獄何由雪耶。倍曰。彼謂吾云何。曰。彼言麥格司登遇害之夕。君嘗自火車站尾之。倍曰。否。吾是夕不過有事於丟克費。愛曰。如何。曰。吾不誑汝。愛曰。是夕。邏者予已歷詢之。何嘗與爾言語。爾亦未至。筆立着路。但賂其備。散拉告以如是耳。倍曰。此言何繇得。曰。瑞堪尼士言之。曰。君信之耶。曰。然。曰。瑞之爲此言。第欲其姊之重酬。豈知一紙遺書。早付丙火。雖老雷亦不能得。

麥格司登遺產。違云其他愛醫生。噴之以鼻。曰麥夫人雖無麥君遺囑。然麥君遺產固在其手也。子又安能自其手攘之。倍輿曰麥夫人膽敢謀夫。天下豈有殺夫而容其享受遺產者。麥夫人不欲得產。則已。苟其欲之。則余必首其罪。愛曰恐信君。誑告之。無人君知。兇手爲誰。蓋非女子。乃衣大裘戴高冠之男子耳。恐一相質。君難免於刑戮矣。倍輿聞言。色變。嘆曰君欲陷害吾耶。有何左證。曰君衣大裘戴高冠。自火車站尾隨麥格司登。瑞堪尼士見之。此其左證也。曰人雖愚。豈有無故殺人。吾與麥格司登無嫌怨。胡爲謀死。愛曰吾亦不知。想爲財產故耳。曰當吾叔父生時。吾自可要求何爲。不然而行險。若此。愛曰亦許君欲麥君之死。然後得其財。曰此吾益不欲。蓋麥格司登嘗告吾云。自娶老雷後。卽以財產付彼收執。麥格司登雖死。老雷固在也。此事恐老雷爲之。愛曰何所見而云然。曰老雷性卞急。麥格司登娶彼後。其父斥之。因是夫婦恆不睦。而老雷輒以刃自擬。麥君嘗告吾曰。其妻爲雌虎。故吾聞麥格司登凶耗。馳至其家查察。見園內有棄刃在桂樹之下。鮮血尙斑。故拾而懷之。折歸以

待左證。愛曰：此刃非老雷用以刺夫者。曰：然則誰刺之？曰：衣大裘，戴高冠，其人奪刃於麥夫人之手而刺之耳。言次少息片時，愛又問倍曰：君知衣大裘戴高冠其人乎？曰：不知。曰：知作偽券者乎？倍興殊有驚狀，曰：何謂偽券？曰：即在音樂會時，麥格司登自君處所取者也。曰：吾未嘗以偽券與麥格司登，此事茫然不知。愛曰：麥君遇害之夕，曾持偽券示瑞堪尼士云，由君處得來，上有其父之名。厥後夾於紅皮小冊內，及遇害後，此小冊即不見，想爲奪去。倍曰：此譎言，不足信。吾未聞偽券，亦不知誰殺麥格司登。愛起身謂曰：限汝五日破獲，否則將訟汝於警署。言畢即去。倍獨坐歎息曰：無復何言。天乎天乎，吾將安避行險以徼幸矣。

第二十一章

愛醫生忽憶曾與施去槐約。星期四日下午四時，至加來脫家，治其女希達目疾。今已屆時，乃赴約。既至，施去槐加來脫已候門相迎，遂導入，見屋宇及陳設均極精美。竊歎施去槐之慷慨，而希達之無眼福消受也。坐定，愛醫生默窺加來脫面色焦黯。

年約四十許。施去槐骨瘦神清。若不勝衣。屢以目示加來脫。而加來脫若絕無聞見者。然愛曰。希達女郎目疾宜早治。以事忙濡滯。勿罪。今日着手。倘能奏效。當可復明。施去槐曰。感甚。愛曰。女郎目疾生而失明耶。抑本無疾。偶然致此耶。加來脫曰。小女目亦猶人。數年前始患。皆翳。光漸損。至不能覩。先生良醫。能復明乎。愛曰。此亦不能前知。必詳察之。乃可決。施去槐曰。君能使之復明。雖傾吾財以酬。亦所願也。愛曰。君誠愛希達矣。施去槐流淚而告曰。吾視彼如己。出彼亦視吾猶生父。加來脫曰。君非特父之且母之。君爲吾女之義父。勝吾爲親父遠矣。愛曰。女郎有君二人。亦是幸福。請導僕視之。施去槐起立曰。請。又顧加來脫曰。君偕入否。加來脫曰。否。吾在此。君導入可也。於是愛施二人入內。見室中高宏而美煥。以東來紙爲壁衣。窗簾間作蔚藍色。外護百葉窗。極細密。庭樹葱蘢。相掩映。名花異卉。作供。幽香沁鼻。觀爽人肺腸。簷際籠鳥數頭。嚶鳴悅耳。室隅置風笙一座。希達適奏樂。聞登然足音。舍而起。問爲誰。施曰。吾延良醫愛立司先生來爲汝治目疾也。希達喜曰。先生能治吾目耶。愛曰。俟。

善診視乃可決女郎無憂。施曰：愛君坐此，吾須外出。希達曰：義父勿去，且欲吾父亦在此持吾兩手，可任先生抉視也。施曰：吾固欲呼爾父，遂出。希達謂愛曰：吾不能見先生之面，請以手代目可乎？愛曰：可。於是纖纖之手，摸索半晌，笑曰：君面甚美，吾志之愛亦大笑。正欲有所問，而加來脫入，遂執女手，愛手按希達之目，審察良久，默計頗難着手。謂加來脫曰：女郎此疾，尙須參酌。希達呼曰：噫，吾父！加來脫殊漠然。既而愛謂加曰：吾間一二日復來，女郎須靜攝自樂，有朋友耶？加來脫曰：我與施去槐，常與吾女遺懷。曰：二君父女之愛，固樂然。女郎必有女友，其情益愜耳。希達曰：吾有女友，琴妮極暱，恆與閒談，邇來久不至。愛曰：吾識其人，當促之來。加來脫曰：君固識彼耶？愛曰：然。彼今在謀脫別墅，居其姊老雷之家。加來脫曰：不知施去槐許召彼否？愛曰：何故？加來脫曰：待君出外相告。希達曰：吾愛琴妮，願恆親之。義父亦必許。加來脫似怒其言，手拍希達之肩，佯笑慰曰：汝義父許召彼，自能與汝談笑矣。乃轉身偕愛出。希達經愛醫生診視，自以爲自疾可愈，頗有冀倖心，仍按風箏而歌。加來脫既出。

謂愛曰。吾女之前。不言琴妮不可來。蓋有所隱也。曰。恐其語殺案耶。曰。然。琴妮與吾女無所不言。若言及此。腦經必受驚。今方治疾。非宜。愛曰。琴妮非愚魯。必不以此等事告之。曰。彼雖敏慧。其心實叵。且執業微。吾不欲其與吾女爲友。愛心悵惘。覺加所云。多不入耳之言。以時暮不暇辯。惟曰。施去槐之意云何。曰。施亦與吾同意。施去槐聞之。卽繼聲曰。吾亟欲琴妮來。以慰岑寂。加來脫正色呼曰。咄。施去槐。施去槐僂言曰。否。琴妮女郎。敏慧絕人。必不言此。吾重之。任其自由。加來脫遂他去。施謂愛曰。琴妮若來。望君尙申吾意。又言希達目疾可愈乎。曰。不敢遽必。待復之而後告。乃別。

第二十二章

愛立司旣出。加來脫之門。卽躍登自由車。踏輾雙輪。如飛而去。然心志忪頗疑。加來脫何故不欲琴妮至。彼其私心與瑞堪尼士同。而奸或過之。至與其女漠不關心。反不若施去槐。且希達日用皆取給於施。恐是施所生。今且至琴妮處。旣抵門。見琴妮因告以施去槐欲邀琴妮與希達敘語。琴妮曰。吾亦渴思希達。惟不識施君許否。至

其家曰。彼甚欲女郎爲希達遺悶。女郎以施君爲何如人耶。琴妮曰。施君仁厚長者。吾受其庇良多。卽觀彼之待希達。可知曰。希達之待義父。亦勝於其父。琴妮曰。語云。受恩必報。施恩不期報。施君之謂也。然今則反是。吾儕施恩於人。固不期人之報。卽如吾不憚犧牲其身。以代老雷及爲瑞。堪尼士。緩頰。乃彼二人視吾如常人。漠然無所動。噫。吾亦惟盡吾爲妹之道耳。愛曰。瑞。堪尼士之爲人。果若何。曰。彼亦忘恩負義者。曰。老雷性質。吾未深知。若瑞則已知。崖略。女郎幾爲彼所賣。曰。彼雖負吾。然云。賣吾。則不若是之甚。愛曰。吾聞瑞受倍興之賂。以女郎與姊。易處。告倍興。此非賣卿而何。且吾告以麥君遺筆。猶在焚者。乃僞瑞。卽欲染指。求酬。轉以倍興之事。告吾。此可知其人爲神姦巨蠹。老於賣人也。琴妮曰。向吾祇知其好小利。予取予求。莫之靳。豈意其叵測。乃爾。今後當不復與交。曰。雖然如此。倍興密計。亦以其叵測而得之。曰。倍興有何密計。其殺麥格司登之密計耶。愛曰。否。麥格司登未必爲彼所殺。第揣其語氣。似知殺之者之人。彼不告吾。將訟之。琴妮曰。如此。則老雷必被累及。愛曰。無傷。彼

至今不以僞遺囑訟麥夫人。彼固無能爲役，不足畏。然彼如訟之，則吾當以擅焚之罪對付，亦可制其死命也。言畢遂去。旣而琴妮至，希達家二人談笑甚樂，爲誦新聞紙，使知外間近事。惟涉殺案，則遺之。蓋遵施去槐之囑也。先是加來脫聞琴妮來，心殊惴惴，嗣見其不談殺案事，乃坦然。明日復來，不復監其旁。琴妮所談亦惟使希達愉快，忘其疾苦而已。餘無他及。詎知此次之關係，竟爲全案之樞紐。有出人意料之外者。當琴妮復見希達時，適希達歌畢，周旋室中，殊靈捷無礙，似非瞽者。琴妮曰：妹能行走自如，人將以汝爲復明矣。希達曰：不獨此，此室所陳，吾皆能知其物。蓋吾已居此二年，熟之矣。若他室所陳，則不知。然一經人指導，吾亦能誌之。姊盍驗之。曰：可。遂引至客廳，曳其手，摸索各物，告之。并告以何色。及朱色。希達忽呼曰：朱色……令人可怖。琴妮曰：何故？曰：昔有縫工告吾，朱色最可怖，不雅相。然吾終不知其色之何狀。乞姊告吾。琴妮曰：卽是鮮明之紅色。曰：何謂紅色？琴妮知與盲者言色固難，彼雖非襁褓失明，然其時尙未能辨五色之名。與之言紅，與之言綠，與之言黑白，何所分。

別此非可以形勢狀之者。行至餐室。頗幽暗。窗間玻璃皆雜色。希達曰。此室甚暗。吾不欲在此。琴妮曰。何以知之。曰。伸吾手向明。不之覺。是以知之。乃至別室。問曰。此何地。曰。此施去槐之書室也。希達曰。書案何在。琴妮即引至其處。希達摸索案頭。得鎖鑰。謂琴妮曰。吾將開抽屜。藏鑰以儆不慎。琴妮謂不可。惡作劇。希達曰。不匿其鑰。亦可。遂摸得抽屜。以鑰啓之。時琴妮觀壁間所懸照像。聞希達呼彼。旋見諸屜皆啓。即奪其鑰。曰。毋然。施君知之。將責予。曰。吾不能視。偶弄無傷。姊爲吾依舊整之。可也。於是琴妮整鑰。至右手下層屜內。見有紅皮小冊。一金字標面。則麥格司登之名也。怦然心動。

第二十三章

琴妮見麥格司登所失之紅皮小冊。卽是物。何以在施去槐案頭。豈施去槐攬之耶。然施果攬得。宜加意藏匿。何不慎。乃爾。今於希達玩弄無意中得之。其殆此案將破耶。遂取小冊。懷之以爲他日左證。適懷時。希達問鎖否。曰。鎖之矣。爰將鑰仍置原處。

借希達出。佯笑謂希達曰。鎗雖歸原。若施君知之。必怒。希達曰。義父不與吾較。曰。彼知汝翻亂書案。能無怒汝。希達曰。願彼此勿告義父。以恩待吾。吾豈可撻其怒。琴妮曰。誠哉。妹之敬愛施君。曰。吾視天下仁厚長者。莫如吾義父。吾安得不敬愛之。琴妮聞其語。不覺感觸。施之援已及老雷之恩。正出神間。希達呼欲某物。琴妮乃取與之。斯時琴妮之心。殊恇怯。希達雖瞽。而琴妮容貌聲音。極意掩飾。不啻希達在旁燭照其情也。二人既分手。琴妮自念今日之事。若爲愛醫生遇之。必大快。又以爲得新證據矣。又思施去槐長者。必不爲此事。但其情狀。則大衣高帽。恐非他人。設或不。幸果彼所爲。則彼乃吾之恩人。吾將何以救之。爲彼之計。宜書認狀。逃至他國避罪。則麥夫人自可昭雪。豈不兩全。遂往丟克費。訪愛醫生。寓主婦俾克司。復以愛醫生他往。因問葛斯在否。曰。在。遂入見。葛起。迓曰。女郎琴妮乎。曰。然。愛醫生何往。曰。視病耳。少頃當歸。琴妮曰。吾不暇久待。告君轉達可耳。未知愛醫生嘗以諸事相告否。葛曰。吾已知之。彼事猶吾事。琴妮曰。彼曾以遺失紅皮小冊事與君言耶。曰。言之。琴妮卽探。

手入懷取小冊出擲案呼曰葛斯君此卽麥君故物也惟其內已空無他物矣葛反覆觀玩其面果有麥格司登之名曰女郎何由得之琴妮告以故葛曰女郎疑施乎琴曰然不則此冊何來葛曰此冊雖可爲證然彼非無賴之徒安有此事曰彼固吾之恩人亦不忍視其身罹法網倘能書一供狀以明吾姊之無罪卽遠適異國以保其身乃爲兩全之計遂謂之曰願君轉告愛君匆匆別去愛醫生歸葛告之愛審視小冊實麥格司登之物卽相驚訝乃與葛斯計議何以處施去槐葛曰琴妮已代設計令其自書供狀逃往他國愛曰此亦妙策於是二人偕至音樂會訪施去槐旣相見外貌極恭施問愛希達目疾如何愛以尙有可冀之語爲答旣而嚙嚙言曰有一事不忍相告欲與君圖之施去槐聞不忍二字不知何故色頓變口銜雪茄煙落地俯而拾之顛聲殊微問曰何事愛曰謀命之事曰何謂曰麥格司登被害之情狀君能告我耶曰吾絕不知曰君雖不知而吾知殺麥君者爲欲得其僞券也施曰吾并不知僞券何物愛曰瑞堪尼士見麥君置僞券於紅皮小冊麥君旣被刺檢其身此

册已烏有。今無意中於君家書案得之。豈非奇事。施曰。在吾書案中耶。誰得之。曰。琴妮與希達遺悶。偕至君書室。希達摸索得遺鑰。啓鍵戲探。琴妮爲整理。覩此小册於亂紙堆中。懷以告吾。君知之耶。施聞之。呆若木雞。不出一語。約閱五分鐘時。始曰。君意如何。曰。吾意以爲君宜書一供狀。叙其緣由。曰。然則君將致吾於死地矣。愛曰。非也。琴妮受君恩。爲設策。供後卽逃往他國。施去。槐呼曰。琴妮好女子。身卽倒地。白沫滿口。睛定不省人事。愛外呼曰。有人乎。速進。施去。槐昏暈矣。

第二十四章

施去。槐僕從聞愛醫生狂呼。皆進。乃扶施起。駕車送歸。愛亦出。明日。琴妮葛斯愛立。司三人聚議。葛曰。若倍興。爲此則吾將見其倒懸於刑架矣。琴妮曰。吾意施初非有意爲之。不幸見麥君醉甚。欲奪僞券。隨至家。適見麥夫人手持刃。迫於無奈。卽奪刃刺之。亦非彼意料所及也。又曰。恐彼已逃。吾等不能追獲。愛曰。無慮。彼猝然昏倒。不能動。似病甚。曰。君過問耶。曰。余曾探視。彼臥病厭人。却不納。卽見希達。甚盼汝去。三

人正言問。忽有掩門而入者。謂琴妮曰。女郎琴妮乎。抑爲老雷。予乃倍興。是也。琴妮曰。吾爲琴妮。君必知之。曰。否。予不能辨也。愛醫生叱曰。汝何無禮。禮上堂聲。必揚。汝不叩門。而掩人之私。汝何太無禮。倍興謝曰。予以君相稔。故忘之。罪甚。乞垂諒。因請葛姓名。葛告之。倍興曰。僕有事。欲與愛君。或琴妮。女郎言之。琴妮曰。子其認過乎。曰。予無過。予有要言。乞告麥夫人。遺囑已毀。麥格司登之財產。吾當承受。如麥夫人從吾言。有諸利焉。葛曰。何利。曰。吾苟獲遺產。則麥格司登遇害情狀。及爲何人所害。皆能言之。麥夫人可以脫然無累。不爾。則終無安樂之日也。琴妮曰。麥夫人固不相涉。豈能寃之。倍興曰。然非我。莫能雪其寃。愛曰。罪人之名。吾已知之。無須君言。曰。君知之耶。曰。吾與葛斯。皆知之。三日內。將有供狀。曰。罪人何名。葛笑曰。君自謂能言。其人何問。爲曰。然則公等未必能知。欲誘吾言耳。遺產不歸我。我終不告君。愛曰。罪人之名。亦不必君告。君所欲。麥君遺產。雖半。辨士恐亦不能得也。倍曰。遺囑已毀。麥夫人有何所據。而能獨享。愛曰。唉。豎子。汝所焚之遺囑。乃副本耳。其原本。固在倍聞之直。

如巨雷貫耳。半晌答曰：汝欺我已甚。吾當報之。踉蹌而出。愛自牖窺之。見其步履失常。如醉人然。琴妮曰：倍興或訟老雷。其若之何？愛曰：今日將有施去槐供詞。無懼也。遂復至施去槐家。施去槐謂愛曰：僕病甚不能趨詣。今日固欲面謀得君。惠臨誠幸。前日病作不克言。其委曲。今願一罄之。罪人去。此伊邇已有證之者。曰：倍興乎？曰：否。低其聲曰：是希達之父。加來脫。

第二十五章

愛醫生口操土音言曰：加來脫如何犯此血案。施去槐搖手急止之。遽起。四顧謂曰：不可操英語。恐有人屬耳。乃自操德語曰：加來脫犯案。吾已早悉。亦即因得紅皮小冊之故。吾嘗迫其自書供狀。彼昨已逸去。曰：希達知之乎？曰：不知。以爲彼出游即歸。吾亦不敢以實告。愛曰：此案情節離奇。吾所疑者不一。君亦在其中。然不意加來脫爲之也。敢問其事之原因。曰：請先言僕與加來脫事。因取雪茄煙遞愛曰：君試嘗此。細聽。愛受而謝之。是時愛誠信施去槐端人。故絕不疑。施操德語曰：十年前僕在

蒙得加羅識加來脫。其時彼喪偶。攜其女希達纔六齡。時就某武職。因好博斥罷。乃至倫敦。居近莫那科。與吾同寓。彼常徵逐樗蒲。留女於室。吾憐之。希達殊安詳。吾撫若己女。愛曰。君誠長者。曰。吾豈敢當此二字。吾時縲。得加來脫爲友。聊破岑寂耳。加來脫貧乏。吾恆濟之。如此年餘。彼賴吾生活。其後乃異居。三年前。吾設音樂會。稍有贏餘。倘吾死。希達可以度活也。曰。倘加來脫欲挈其女歸國。則若之何。曰。吾初亦慮及。今有供詞。彼已認罪。必不敢復來。因出加來脫筆供。曰。君其觀之。愛醫生閱畢。卽納入夾袋。曰。君知其由來乎。曰。爲僞券之故。誰僞之。曰。卽加來脫。彼以吾所接濟。不能暢其用。見麥格司登以父書相示。涎其富。卽爲僞券詐之。以爲吾必出而調停。則入其轂中矣。曰。然則何以敗露。曰。麥格司登之父時猶未死。質之。乃知其僞。遂令倍與處置。當殺案之夕。倍與攜僞券至音樂會。交麥格司登。麥格司登以示加來脫。欲訟之。官加來脫見畫虎不成。反爲己罪。行將身受縲絏。殊悚危。見麥格司登以僞券夾入紅皮小冊。縱飲。口猶喃喃。必欲訟彼。旣而醉歸。卽着吾外衣。潛尾其後。欲乘間

奪之後見麥與瑞堪尼士口角。乃匿道旁。至車站。又尾之。愛曰。倍興何爲亦尾其後。曰。倍興初雖以僞券交麥格司登。其後有異志。惟不欲使加來脫知之。曰。倍興云與。邏者語及追麥夫人。此皆謊言。曰。然第吾不解麥夫人何以聞其夫歸持刃而出。曰。彼膽怯。恆夜深。以此自衛防宵。小初不料其夫歸也。且麥格司登已醉。必失常度。其音猝難辨。固不足怪。曰。彼時加來脫見有利刃閃爍。其勢已迫。頓起殺心。旣奪紅皮小冊。至僻處。取僞券火之。加來脫歸。吾已入睡。鄉不知。一日吾視外衣。見有紅皮小冊。因悟加來脫曾假此衣。必其所爲無疑。以事關命案。安可妄疑人。遂秘之前日事發。吾乃不得不致詰。以上云云。皆彼所告吾也。彼恐累吾。故自書供狀。昨已逃出國門。吾因希遠之故。亦不復追。

第二十六章

愛醫生聞施去槐所告殺案原由。卽攜加來脫筆供。告麥夫人。旣而琴妮葛斯亦至。集議其事。葛曰。倘告警察署。則必累及施去槐。愛曰。然余意以爲麥夫人之冤旣雪。

此事可不發覺。琴妮曰：設倍與欲挾此復仇，將若何？葛曰：此固無慮，有加來脫手書，供狀在彼，固亦尾麥格司登者發之，恐與彼不利焉。琴妮鼓掌言曰：謝上帝佑護，疑獄昭雪，惟凶人漏網，冥冥中尙必誅之。愛醫生前執琴妮之手曰：卿代姊斡旋，仔肩已畢，險阻艱難亦已備嘗，此後平安無事矣。前言相許，海誓山盟，願乞早踐。琴妮曰：君不以妾蒙不白爲嫌耶？曰：此益足令吾欽仰，表卿之勇之義之才，而又爲絕無點瑕之白璧耳。因此遲之又久，余之愛情迫矣。卿其愛余耶？曰：君固信人，余亦甚愛之。葛斯曰：僕前疑女郎今甚悔過，乞恕不明。愛君得女郎爲婦，可稱嘉耦，敬爲二人賀。不識女郎尙以僕爲友否？曰：共事相知，安有割席之理。愛因與之訂婚期。琴妮不欲令俾克司寓主婦知之，擬遷他處。愛慮財用不給，琴則謂此可無慮。老雷當有所酬贈，而愛不欲。琴曰：豈以其爲紅錢耶？葛訝其語曰：此印度游牧人所言，殺越人于貨，謂之紅錢。謂愛曰：君卽不欲，然吾姊必助吾以妾故。君可無辭也。愛遂允之。與琴行接吻禮而起。旣而葛告愛曰：施去槐所設之秘密賭場，已售去。蓋前數夕微聞警察

署將有查勘之故。愛曰：如此幸甚。施君可以脫然無累矣。彼嘗告我欲挈希達他遷以享家庭之樂。今而後庶幾。葛曰：希達之目能愈否？曰：如能遵法養治，自可復明。然其後卒未能治。蓋加來脫既逃，後在瑪立賭場爲人刺死。希達知其父死於非命，涕泣哀痛，恆自傷。施去槐，既售賭場，并售音樂會。挈希達居捫利，須貸財生息以娛晚年。葛斯與愛同居，不久引去。倍興後至美國，更姓名，嘗遺書於愛，道其前事。愛立司與琴妮疾，丟克費他徙。既受麥夫人重酬，卽至哈弗司，大得禮拜寺行婚禮。藉其貲得小康焉。乃移居倫敦，聖克來忙初瑞堪尼士欲盡琴妮，不可。乃盡麥夫人。其後資其富事之，殊謹恆。偕游歷，麥夫人雖廢而忘其苦。於是丟克費中曾不數年，不復有若輩蹤影。惟麥格司登墓碣片石，淒然埋於碧草。其銘曰：麥格司登之墓，哀痛妻某某建立數言而已。



小 本 小 說

小說 三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偵探 小說 華生包探案 一冊 一角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一冊 一角

言情 小說 鴛盟離合記 二冊 二角

言情 小說 天際落花 一冊 一角

言情 小說 情 俠 一冊 一角

社會 小說 賊 史 二冊 四角

言情 小說 血泊鴛鴦 一冊 一角

言情 小說 盜窟奇緣 二冊 二角

言情 小說 雙喬記 一冊 一角

小說 石 琴 樓 二冊 三角半

言情 小說 空谷佳人 一冊 一角

哀情 小說 不如歸 一冊 一角半

偵探 小說 金 絲 髮 一冊 一角

筆記 小說 技擊餘聞 一冊 一角

筆記 小說 車 中 語 一冊 一角

短篇 小說 時 諧 二冊 三角

政事 小說 外交祕事 一冊 一角

理想 小說 飛 將 軍 二冊 三角

科學 小說 新 飛 艇 二冊 二角

神怪 小說 荒 唐 言 一冊 一角